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百四十七對問目錄

周

魏絳 一篇 子太叔 一篇 王斗 一篇 宋玉 一篇

王孫滿 一篇 楚屈完 一篇 魚肩假 一篇 齊國佐 一篇

晉智罃 一篇 鄭子產 三篇 吳蹶由 一篇 孔子 一篇

子貢 一篇 子服景伯 一篇 陳芋尹蓋 一篇 王孫圉 一篇

漢

董仲舒 一篇 東方曼倩 一篇 蕭望之 二篇 谷子雲 一篇

李尋 一篇 杜鄴 一篇 孔光 一篇 中山靖王 一篇

賈捐之 一篇 吾丘子願 一篇 趙咨 一篇

唐

盧杲之一篇 蘇廷頌 三篇 柳子厚 二篇 韓退之一篇

李習之一篇 程晏 一篇 陸魯望 一篇 楊式宣 一篇

趙瓘 一篇 王適 二篇 敬括 一篇 萬希莊 一篇

梁涉 一篇 杜兼遂 一篇 康季子 一篇 王靈漸 一篇

李甘 一篇

宋

胡仁仲 一篇 富彥國 一篇 柳仲塗 一篇 尹源 一篇

劉原父 一篇 謝無逸 一篇

國朝

劉基 二篇 宋濂 一篇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七對問目錄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七

左長史上海李伯璣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對類

周

對晉侯

魏絳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于曲梁魏絳戮其僕晉侯怒謂羊舌赤

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揚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無失也

對曰絳無貳志事君不辟難有罪不逃刑其將來辭何辱命

焉言終魏絳至授僕人書將伏劍士魴張老止之公讀其書

曰日君之使使臣斯司馬臣聞師衆以順為武軍士有死無

犯為敬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

臣懼其死以及揚干。無所逃罪。不能致訓。至於用鉞。臣之罪重。敢有不從。以愆君心。請歸死於司寇。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弗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敢以爲請。晉侯以魏絳爲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

對趙簡子問禮

子太叔

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爲五味。發爲五色。章爲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爲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爲九文。六米。五章。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

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爲夫婦內外。以經二物。爲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爲政事。庸力行務。以從四時。爲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鬪。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由。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太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

對齊宣王

王斗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使謁者延入。王斗曰：斗趨見王，爲好勢。王趨見斗，爲好士。於王何如？使者復還報。王曰：先生徐之。寡人請從。宣王因趨而迎之於門，與入。曰：寡人奉先君之宗廟，守社稷，聞先生直言正諫，不諱。王斗對曰：王聞之過。斗生於亂世，事亂君，焉敢直言正諫？宣王忿然作色，不說。有間，王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焉。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唯恐夫耘之焉，能有四焉？王斗曰：否。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先君好士，而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斗曰：世無騏驎、騶耳，王之馴已備矣；世無東郭俊、盧氏之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官已充矣；王亦不好士也。何患無士？王斗曰：寡人憂國愛民，固願得士以治之。王斗曰：王之憂國愛民，不若王愛尺穀也。王曰：何謂也？王斗曰：王使人爲冠，不使左右便辟而使工者，何也？爲能之也。今王治齊，非左右便辟無使也。臣故曰：不如愛尺穀也。宣王謝曰：寡人有罪國家，於是舉士五人任官，齊家大治。

對管燕

田需

管燕得罪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能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厭食，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採羅紉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爲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以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鯤鳳皇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參差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之上夫蕃籬之鷄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魚朝發岷嶺之墟暴鬻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對楚子

王孫滿

楚子代陸渾之戎遂至於雒觀兵于周疆定王使王孫滿勞楚子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對曰在德不在鼎昔夏之方有德也遠方圖物貢金九牧鑄鼎象物百物而為之備使民之神姦故民入川澤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兩莫能逢之用能協于上下以承天休桀有昏德鼎遷于商載祀六百商紂暴虐鼎遷于周德之休明雖小重也其姦回昏亂雖太輕也天祚明德有所底止成王定鼎于郊廓卜世三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周德雖衰天命未改鼎之輕重未可問也

對齊侯

楚屈完

齊侯以諸侯之師侵蔡蔡潰遂伐楚楚子使與師言曰君處北海寡人處南海唯是風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對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

實征之以夾輔周室。賜我先君履，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復，寡人是問。對曰：貢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給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師入次于陘。夏，楚子使屈完如師。師退，次于召陵。齊侯陳諸侯之師，與屈完乘而觀之。齊侯曰：豈不穀是為先君之好，是繼與不穀同好，如何？對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願也。齊侯曰：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對曰：君若以德綏諸侯，誰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國方城以為城，漢水以為池，雖衆無所用之。屈完及諸侯盟。

犒齊師對

魯展喜

齊孝公伐我北鄙。公子展喜犒師，使受命于展禽。齊侯未入

竟，展喜從之，曰：寡君聞君親舉玉趾，將辱於敝邑，使下臣犒執事。齊侯曰：魯人恐乎？對曰：小人恐矣，君子則否。齊侯曰：室如縣罄，野無青草，何恃而不恐？對曰：恃先王之命。昔周公大公立股肱，周室夾輔成王，成王勞之而賜之盟，曰：世之子孫無相害也。載在盟府，大師職之。桓公是以糾合諸侯而謀其不協，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昭舊職也。及君即位，諸侯之望曰：其率桓之功。我敝邑用不敢保聚，曰：豈其嗣世九年而棄命廢職，其若先君何？君必不然，恃此以不恐。齊侯乃還。

對晉人

齊國佐

晉師從齊師，入自丘輿，擊馬陘。齊侯使賓媚人賂以紀甌王磬，與地不可，則聽客之所為。賓媚人致賂，晉人不可，曰：必以蕭同叔子為質，而使齊之封內盡東其畝。對曰：蕭同叔子非

他寡君之母也。若以匹敵則亦晉君之母也。吾子布大命於諸侯而曰必質其母以為信。其若王命何？且是以不孝。今也詩曰：孝子不匱，永錫爾類。若以不孝，令於諸侯，其無乃非德類也乎？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今君子疆理諸侯，而曰盡東其畝而已，唯吾子戎車是利，無顧土宜，其無乃非先王之命也乎？反先王則不義，何以為盟主？其西室有闕，四王之王也。樹德而濟，同欲焉。五伯之霸也，勤而撫之，以役王命。今吾子求合諸侯，以逞無疆之欲。詩曰：布政優優，百祿是道。子實不優，而棄百祿。諸侯何害焉？不然，寡君之命，使臣則有辭矣。曰：子以君師辱於敝邑，不腆敝賦，以犒從者。畏君之震，師徒撓敗，吾子惠徼齊國之福，不泯其社稷，敝愛，唯繼舊是先君之舊器，土地不敢好。子又不許，請收合餘燼，背城借一，敝邑之幸，亦云從也。况其不幸，敢不唯命是聽。

對楚子

晉智瑩

晉人歸楚公子穀，臣與連尹襄老之尸于楚，以求知瑩。於是荀首佐中軍矣，故楚人許之。王送知瑩，曰：子其怨我乎？對曰：一國治戎，臣不才，不勝其任，以為俘馘，執事不以黷，豈使歸即戮，君之惠也。臣實不才，又誰敢怨？王曰：然則德我乎？對曰：平國圖其社稷，而求紓其民，各懲其忿，以相宥也。兩釋纍囚，以成其好，二國有好，臣不與及其誰敢德？王曰：子歸何以報？我對曰：臣不任受怨，君亦不任受德，無怨無德，不知所報。王曰：雖然，必告不穀。對曰：以君之靈，纍臣得歸，骨於晉，寡君之以為戮，死且不朽。若從君之惠而免之，以賜君之外臣，首首

其請於宣姜君而以戮於宗亦死且不朽若不獲命而使嗣宗
次及於事而帥偏師以脩封疆雖遇執事其弗敢違其竭
力致死無有二心以盡臣禮所以報也王曰晉未可與爭重
為之禮而歸之

對晉徵朝

鄭子產

晉人徵朝于鄭鄭人使少正公孫僑對曰在晉先君悼公九
年我寡君於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駟從寡君以
朝于執事執事不禮於寡君晉是以有戲之後楚人猶競而
申禮於敝邑敝邑欲從執事而懼為大尤曰晉其謂我不共
有禮是以不敢攜貳於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蟜又從寡
君以觀盟於楚晉於是乎有蕭魚之役謂我敝邑適在晉國
譬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一楚亦不遠寡君盡其土

以宗器以受齊盟逐帥羣臣隨于執事以會歲終貳
於楚者子佚石孟歸而討之溴梁之明年子蟜老矣公孫夏
從寡君以朝于楚見於堂前與執燔焉問二年間君將靖東
夏四月又朝以聽事期不朝之間無歲不聘無役不從以大
國政令之無常國家罷病不虞存至無日不惕豈敢忘職大
國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為口
實其無乃不堪任命而前弱為仇讎敝邑是懼其敢忘君命委
諸執事執事實重圖之

對晉人問獻捷

鄭子產獻捷于晉戎服將事晉人問陳之罪對曰昔虞闕父
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
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諸陳以備三恪則我周

之自出。至于今是賴。相公之亂。蔡人欲立其出。我先君莊君奉五父而立之。蔡人殺之。我又與蔡人奉戴厲公。至於莊宣皆我之自立。夏氏之亂。成公播蕩。又我之自入。君所知也。今陳忘周之大德。蔑我大惠。棄我姻親。介恃楚衆。以馮陵我。敝邑不可億逞。我是以有往年之告。未獲成命。則有我東門之役。當陳墜者。并埋木。刊敝邑。大懼不競。而耻大姬。天誘其衷。啓蔽邑心。陳知其罪。授手于我。用敢獻功。晉人曰。何故侵小。對曰。先王之命。唯罪所在。各致其辟。且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喪。今大國多數圻矣。若無侵小。何以至焉。晉人曰。何故戎服。對曰。我先君武莊。爲平柏鄉士城濮之役。文公布命曰。冬。復舊職。我文公戎服輔王。以授楚捷。不敢廢王命。故也。士莊伯不能詰。復於趙文子。文子曰。其辭順。他順不祥。乃受之。冬十月。子展相鄭伯如晉。拜陳之功。子西後。陳陳及鄭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誰知其志。言之無文。行而不遠。晉爲伯。鄭入陳。非文辭不爲功。慎辭哉。

對晉讓壞垣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子產使盪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脩。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閭闔。厚其墻垣。以無息交。客使。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自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於大國。謀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逢執

事之不問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為盟主也。宮室卑庫無觀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既繕脩。司空以時平易道路。圻人以時填館宮室。諸侯賓至。甸設庭燎。僕人巡宮。車馬有所賓。從有代。巾車脂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教其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盜畜患。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而諸侯舍於隸人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天屬不戒。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昔獲薦幣。宿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羸諸侯。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等侯見鄭伯。有加禮。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之繹矣。民之莫矣。其知之矣。

對楚子

吳蹶由

楚子以諸侯及東夷伐吳。以報棘欒麻之役。吳子使其弟蹶由犒師。楚人執之。將以鬻鼓。王使問焉。曰。女卜來吉乎。對曰。吉。寡君聞君將治兵於敝邑。下之以守龜。曰。余亟使人犒師。請行以觀王怒之疾。徐而為之備。尚克知之。龜兆告吉。曰。克可知也。君若驪焉。好逆使臣。滋敝邑休念。而忘其死亡。無日矣。今君奮焉。震電馮怒。虐執使臣。將以鬻鼓。則吳知所備矣。

敝邑雖羸若早脩完其可以息師難易有備可謂吉矣且吳社稷是卜豈為一人使臣獲覩軍鼓而敝邑知備以禦不虞其為吉孰大焉國之守龜其何事不卜一臧一否其誰能常之城濮之兆其報在郊今此行也其庸有報志乃弗殺

相夾谷之會對齊侯

仲尼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孔丘相剋彌言於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于盟兵不偪好於神為不祥於德為衍義於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將盟齊人加於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二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而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

對吳請尋盟

子貢

公會吳于橐臯吳子使大宰嚭請尋盟公不欲使子貢對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主帛以奉之言以結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猶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尋盟若可尋也亦可寒也乃不尋盟吳徵會于衛初衛人殺吳行人且姚而懼謀於行人子羽子羽曰吳方

無道無乃辱吾君不如止也子木曰吳方無道國無道必棄疾於人吳雖無道猶足以患衛往也長木之斃無不標也國狗之瘦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秋衛侯會吳子鄭公及衛侯宋皇援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子服景伯謂子貢曰夫諸侯之會事既畢矣侯伯致禮地主歸餼以相辭也今吳不行禮於衛而藩其君舍以難之子盍見大宰乃請來錦以行語及衛故大宰詬曰寡君願事衛君衛君之來也緩寡君懼故將止之子貢曰衛君之來必謀於其衆其衆或欲或否是以緩來其欲來者子之黨也其不欲來者子之讎也若執衛君是隨黨而崇讎也夫衛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諸侯而執衛君誰敢不懼隨黨崇讎而懼諸侯或者難以霸子大宰詬說乃舍衛侯

對吳使者

子服景伯

吳人將以公見晉侯子服景伯對使者曰王合諸侯則伯帥侯牧以見於王伯合諸侯則侯帥子男以見於伯自王以下朝聘玉帛不同故敝邑之職貢於吳有豐於晉無不及焉以為伯也今諸侯會而君將以寡君見晉君則晉成為伯矣敝邑將改職貢魯賦於吳八百乘若為子男則將半邾以屬於吳而如邾以事晉且執事以伯召諸侯而以侯終之何利之有焉吳人乃止既而悔之將囚景伯景伯曰何也立後於魯矣將以二乘與六人從遲速唯命遂囚以還及戶牖謂大宰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於上帝先王季辛而畢何世有職焉自襄以來未之改也若不會祝亦將曰吳實然且謂魯不共而執其賤者七人何損焉大宰詬言於王曰無損於魯而祇

爲名不如歸之乃歸景伯。

對吳子

陳辛尹蓋

楚子西子期伐吳及桐汭陳侯使公孫貞子弔焉及良而卒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曰以水潦之不時無乃廩然墮大夫之尸以重寡君之息養寡君敢辭上介辛尹蓋對曰寡君聞楚爲不道存伐吳國滅厥民人寡君使善備使弔君之下吏無祿使人逢天之感大命墮隊絕世于良廢日共積一日遷次今君命送使人曰無以尸造于門是我寡君之命委于草莽也且臣聞之曰事死如生禮也於是乎有朝聘而終以尸將事之禮又有朝聘而遭喪之禮若不以尸將命是遭喪而還也無乃不可乎以禮防民猶或踰之今大夫曰死而棄之是棄禮也其何以爲諸侯主凡民有言曰無穢虐士

併使去尸將命苟我寡君之命達于君所雖墮于深淵則天命也非君與涉人之過也吳人內之。

對趙簡子

王孫圉

王孫圉聘於晉定公饗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對曰然簡子曰其爲寶也幾何矣曰未嘗爲寶楚之所寶者曰觀射父能作訓所以得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爲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以朝夕獻善敗于寡君使寡君無忘先王之業又能上下說于鬼神順道其欲惡使神無有怨痛于楚國又有數曰雲連徒洲金木竹箭之所生也龜珠角齒皮革羽毛所以備賦用以戒不虞者也所以共幣帛以賓享於諸侯者也若諸侯之好幣具而導之以訓辭有不虞之備而皇件相之寡君其可以免罪

於諸侯而國民保焉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寶焉國聞國之寶六而已聖能制議百物以輔相國家則寶之玉足以庇廕嘉穀使無水旱之災則寶之龜足以憲臧否則寶之珠足以禦火災則寶之金足以禦兵亂則寶之山林藪澤足以備財用則寶之若夫譁囂之美楚雖蠻夷不能寶也。

漢

火災對

董仲舒

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是故天下有物視春秋所與與同此者精微眇以存其意通倫類以貫其理天地之變國家之事粲然皆見亡所疑矣按春秋定公八年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感夫以感聖易熟惡季孫雖重魚君雖輕

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五月兩觀災兩觀僭禮之物天災之者若曰僭禮之臣可以去已見臯微而後告可去此天意也定公不知省至哀公三年五月相宮釐宮災二者同事所為一事若曰燔貴而去不義云爾哀公未能見故四月六月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圍毀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其不當立久矣至於陛下時天殛災之者殆亦其時可也天災若語陛下當今之世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及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圍毀迺可云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在內不正

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舉在外者天災外。舉在內者天災內。燔甚罪當重。燔簡罪當輕。承天意之道也。

化民有道對

東方曼倩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上古之事經歷數千載尚難言也。臣不敢陳願近述孝文皇帝之時當世耆老皆聞見之。貴為天子富有四海身衣弋絺足履革舄以韋帶劔莞蒲為席。兵木無刃衣緇無文集上書囊以為殿幃以道德為麗以仁義為準。於是天下望風成俗昭然化之。今陛下以城中為小園起建章左鳳闕右神明號稱千門萬戶木土衣綺繡狗馬被績罽。吉人簪瑇瑁垂珠璣設戲市教馳逐飾文采叢珍惟撞萬石之鐘擊雷鼓之鼓作俳優而舞。女官為淫侈如此而欲使民獨不奢侈失農事之難者也。陛下誠能用臣朔之計推甲乙之帳燔之於四通之衢却走馬示不復用則堯舜之隆宜可與比治矣。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願陛下留意察之。

雨雹對

蕭望之

春秋昭公三年大雨雹。是時季氏專權卒逐昭公。卿使魯君察於天變宜亡此害。今陛下以聖德居位思政求賢堯舜之用心也。然而善祥未臻陰陽不和。是大臣任政一姓擅執之所致也。附枝大者賊本心。私家盛者公室危。唯明主躬萬機選同姓舉賢材以為腹心與參政謀令公卿大臣朝見奏事。明陳其職以考功能。如是則庶事理公道立。姦邪塞私權廢矣。

伐匈奴對

春秋晉士匄帥師侵齊聞齊侯卒引師而還君子大其不伐
喪以為恩足以服孝子誼足以動諸侯前單于慕化鄉善稱
弟遣使請求和親海內欣然夷狄莫不聞求終奉約不幸為
賊臣所殺今而伐之是乘亂而幸災也彼必奔走遠遁不以
義動兵恐勞而無功宜遣使者弔問輔其微弱救其災患四
夷聞之咸貴中國之仁義如遂蒙恩得復其位必稱臣服從
此德之盛也。

日食地震對

谷子云

陛下秉至聖之純德懼天地之戒異飭身修政納問公卿又
下明詔帥舉直言燕見紬繹以求咎愆使臣等得造明朝承
聖問臣材朽學淺不通政事竊謂明王即位正五事建大中
以承天心則庶徵序於下日月理於上如人君淫溺後宮盤
樂游田五事失於躬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降而六極至凡
災異之發各象過失以類告人乃十二月朔戊申日食彗女
之分地震蕭牆之內二者同日俱發以丁寧陛下厥咎不遠
宜厚求諸身意豈陛下志在閨門未卹政事不慎舉錯婁失
中與內寵大盛女不遵道嫉妬專上妨繼嗣與古之王者廢
五事之中失夫婦之紀妻妾得意謁行於內執行於外至覆
傾國家或亂陰陽昔襄妙用國宗周以喪閭妻驕扇日以不
臧此其效也經曰皇極皇建其有極傳曰皇之不極是謂不建
時則有日月亂行陛下踐至尊之祚為天下主奉帝王之職
以統羣生方內之治亂在陛下所執誠留意於正身勉強於
力行損燕私之間以勞天下放去淫溺之樂罷歸倡優之笑

絕卻不享之義慎節游田之虞起居有常循禮而動躬親政
事致行無倦安服若性經曰繼自今嗣王其毋淫于酒毋逸
于游田惟正之共未有身治正而臣下邪者也夫妻之際王
事綱紀安危之機聖王所致慎也昔舜飾正二女以崇至德
楚莊忍絕丹姬以成伯功幽王惑於褒姒周德降亡魯桓脅
於齊女社稷以傾誠修後官之政明尊卑之序貴者不得嫉
妬專寵以絕驕嫚之端抑褒閭之亂賤者咸得秩進各得厥
職以廣繼嗣之統息白華之怨後官親屬饒之以財勿與政
事以遠皇父之類損妻黨之權未有閨門治而天下亂者也
治遠自近始習善在左右昔龍箴納言而帝命惟允四輔既
備成王靡有過事誠救正左右齊栗之臣戴金貂之飾執常伯
之職者皆使學先王之道知君臣之義濟謹乎無教戲驕
恣之過則左右蕭艾羣僚仰法化流四方經曰亦惟先正克
左右未有左右正而百官枉者也治天下者尊賢考功則治
簡賢違功則亂誠審思治人之術歡樂得賢之福論材選士
必試於職明度量以程能考功實以定德無用比周之虛譽
毋聽浸潤之譖愬則抱功修職之吏無蔽傷之憂比周邪偽
之徒不得即工小人日銷俊艾日隆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
陟幽明又曰九德咸事俊又在官未有功賞得於前衆賢布
於官而不治者也堯遭洪水之災天下分絕爲十二州制
遠之道微而無乖畔之難者德厚恩深無怨於下也秦居平
土一夫大呼而海內崩析者刑罰深酷吏行殘賊也夫違天
害德爲上取怨於下莫甚乎殘賊之吏誠放退殘賊酷暴之
吏錮廢勿用益用溫良上德之士以親萬姓平刑釋冤以理

民命務省繇役毋奪民時薄收賦稅毋殫民財使天下黎元咸安家樂業不苦踰時之役不患苛暴之政不疾酷烈之吏雖有唐堯之大災民無離上之心經曰懷保小人惠于鰥寡未有德厚吏良而民畔者也臣聞災異皇天所以譴告人君過失猶嚴父之明誠畏懼敬改則禍銷福降忽然簡易則咎罰不除經曰饗食用五福畏用六極傳曰六沴作見若不共御六罰既侵六極其下今三年之間災異鋒起小大畢具所行不享上帝上帝不豫炳然甚者不求之身無所改正疏舉廣謀又不用其言是循不享之迹無謝過之實也天責愈深此五者王事之綱紀南面之急務唯陛下留神

災異對

李尋

陛下聖德尊天敬地畏命重民悼懼變異不忘疏賤之臣幸

使重臣臨問愚臣不足以奉明詔竊見陛下新即位開大明除忌諱博延名士靡不並進臣尋位卑術淺過隨衆賢待詔食大官衣御府父汙玉堂之署此得召見亡以自效復特見延問至誠自以逢不世出之命願竭愚心不敢有所避庶幾萬分有一可采唯棄瀕更之間宿留警言考之文理稽之五經揆之聖意以參天心夫變異之來各應象而至臣謹條陳所聞易曰縣象著明莫大乎日月夫日者衆陽之長輝光所燭萬里同咎人君之表也故日將旦清風發羣陰伏君以臨朝不牽於色日初出炎以陽君登朝佞不行忠直進不蔽障日中輝光君德盛明大臣奉公日將入專以一君就房有常節君不修道則日失其度晡昧亡光各有云爲其於東方作日初出時陰雲邪氣起者法爲牽於女謁有所畏難日出後

爲近臣亂政日中爲大臣欺誣日且入爲妻妾役使所管間者日尤不精光明侵奪失色邪氣珥蜺數作本起於晨相連至昏其日出後至日中間差瘡小臣不知內事竊以日視陛下志操衰於始初多矣其咎恐有以守正直言而得罪者傷嗣害世不可不慎也唯陛下執乾剛之德強志守度母聽女謁邪臣之態諸保阿乳母甘言悲辭之託斷而勿聽勉彊大誼絕小不忍良有不得已可賜以貨財不可私以官位誠皇天之禁也日失其光則星辰放流陽不能制陰陰桀得作間者太白正晝經天宜隆德克躬以執不軌臣聞月者衆陰之長銷息見伏百里爲品千里立表萬里連紀妃后大臣諸侯之象也朔晦正終始弦爲繩墨望成君德春夏南秋冬北間者月數以春夏與日同道過軒轅上后受氣入太微帝廷揚光輝犯上將近臣列星皆失色厭厭如滅此爲母后與政亂朝陰陽俱傷兩不相便外臣不知朝事竊信天文即如此近臣已不足杖矣屋大柱小可爲寒心唯陛下親求賢士無彊所惡以崇社稷尊彊本朝臣聞五星者五行之精五帝司命應王者號令爲之節度歲星主歲事爲統首號令所紀今失度而盛此君指意欲有所爲未得其節也又填星不避歲星者后帝共政相留於奎婁當以義斷之災惑往來亡常周歷兩宮作態低卽入天門上明堂貫尾亂宮太白發越犯庫兵寇之應也貫黃龍入帝庭當門而出隨災惑入天門至房而分欲與災惑爲患不敢當明堂之精此陛下神靈故禍亂不成也災惑厥弛佞巧依執微言毀譽進類蔽善太白出端門臣有不臣者火入室金上堂不以時解其憂凶填歲相守又

主內亂宜察蕭牆之內毋忽親疏之微誅放佞人防絕萌芽以盪滌濁滅消散積惡毋使得成禍亂辰星主正四時當效於四仲四時失序則辰星作異今出於歲首之孟天所以譴告陛下也政急則出蚤政緩則出晚政絕不行則伏不見而為彗第四孟皆出為易王命四季皆出星家所講今幸獨出寅孟之月蓋皇天所以篤右陛下宜深自政治國固不可以戚戚欲速則不達經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加以號令不順四時既往不咎來事之師也間者春三月治大獄時賊陰立逆恐歲小收季夏舉兵法時寒無雨恐後有霜雹之災秋月行封爵其月土溼奧恐後有雷雹之變夫以喜怒賞罰而不顧時禁雖有堯舜之心猶不能致和善言天者必有效於人設上農夫而欲冬田肉袒深耕汗出種之然猶不生者非人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之令月之令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令下請事於世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里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

心不至天時不得也易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書曰敬授民時故古之王者尊天地重陰陽敬四時嚴月令順之以善政則和氣可立致猶枹鼓之相應也今朝廷之令月之令中尚書近臣宜皆令通知月令之意設令下請事於世下出令有謬於時者當知爭之以順時氣臣聞五行以水為本其星玄武婺女天地所紀終始所生水為準平王道公正修明則百川里落脉通偏黨失綱則踊溢為敗書云水曰潤下陰動而卑不失其道天下有道則河出圖洛出書故河洛決溢所為最大今汝潁畎澮皆川水漂踊與雨水並為民害此詩所謂燁燁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者也其咎在於皇甫卿士之屬唯陛下留意詩人之言少抑外親大臣臣聞地道柔靜陰之常義也地有上中下其

上位震應妃后不順中位應大臣作亂下位應庶民離畔震
或於其國國君之咎也四方中央連國歷州俱動者其異最
大間者關東地數震五星作異亦未大逆宜務崇陽抑陰以
救其咎固志建威閉絕私路拔進英雋退不任職以彊本朝
夫本彊則精神折衝本弱則招殃致凶為邪謀所陵聞往者
淮南王作謀之時其所難者獨有汲黯以為公孫弘等不足
言也弘漢之名相於今亡比而尚見輕何況亡弘之屬乎故
曰朝廷亡人則為賊亂所輕其道自然也天下未聞陛下奇
策固守之臣也語曰何以知朝廷之衰人人自賢不務於通
人故世陵夷馬不伏歷不可以趨道士不素養不可以重國
詩曰濟人多士文王以寧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非虛
言也陛下秉四海之衆曾亡柱幹之固守聞於四境殆開之
不廣取之不明勸之不篤傳曰土之美者善養養禾君之明者
善養士人皆可使為君子詔書進賢良赦小過無求備以博
聚英俊如近世貢禹以言事忠切蒙尊榮當此之時士厲身
立名者多禹死之後日日以衰及京兆尹王章坐言事誅滅
智者結舌邪偽並興外戚顯命君臣隔塞至絕繼嗣女官作
亂此行事之敗誠可畏而悲也本在積任母后之家非一日
之漸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也先帝大聖深見天意昭然
使陛下奉承天統欲矯正之也宜少抑外親選練左右舉有
德行道術通明之士充備天官然後可以輔聖德保帝位承
大宗下至郎吏從官行能亡以異又不通一藝及博士無文
雅者宜皆使就南畝以視天下明朝廷皆賢材君子於以重朝
尊君滅凶致安此其本也臣自知所言害身不辟死亡之誅

唯財留神反覆愚臣之言

上日蝕對

杜鄴

臣聞禽息憂國碎首不恨卞和獻寶則足願之臣幸得奉直言之詔無二者之危敢不極諫臣聞陽尊陰卑卑者隨尊尊者兼卑天之道也是以男雖賤各為其家陽女雖貴猶為其國陰故禮明三從之義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春秋不書紀侯之母陰義殺也昔鄭伯隨姜氏之欲終有叔段篡國之禍周襄王內迫惠后之難而遭居鄭之危漢興呂太后權私親屬又以外孫為孝惠后是時繼嗣不明凡事多暗書昏冬雷之變不可勝載竊見陛下行不偏之政每事約儉非禮不動誠欲正身與天下更始也然嘉瑞未應而日食地震民訛言行等傳相敬焉恐案春秋災異以指象為言語故在於得一

而達之也日食明陽為陰所臨坤卦乘離明夷之象坤為地為土為母以安靜為德震木陰之效也占象甚明臣敢不直言其事昔曾子問從令之義孔子曰是何言與善閔子騫守禮不苟從親所行無非理者故無可問也前大司馬新都侯莽退伏弟家以詔策決復遣就國高昌侯宏去番自絕猶受封土制書侍中駙馬都尉遷不忠巧佞免歸故郡間未旬月則有詔還大臣奏正其罰卒不得遣而反兼官奉使顯寵過故及陽信侯業皆緣私君國非功義所止諸外家昆弟無賢不肖並侍帷幄布在列位或典兵衛或將軍屯寵意并於一家積貴之執世所希見所希聞也至乃並置大司馬將軍之官皇甫雖盛三桓雖隆曾為作三軍無以甚此當拜之日掩然日食不在前後臨事而發者明陛下謙遜無專承指

非一。所言輒聽所欲輒隨有罪惡者不坐辜罰無功能者畢受官爵流漸積愆正尤在是欲令昭昭以覺聖朝昔詩人所刺春秋所譏指象如此殆不在他由後視前忿邑非之逮身所行不自鏡見則以為可計之過者疏賤獨偏見疑內亦有此類天變不空保右世王如此之至柰何不應臣聞野雞著恠高宗深動大風暴過成王怛然願陛下加致精誠思承始初事誓諸古以厭下心則黎庶群生無不說喜上帝百神收還威怒禎祥福祿何嫌不報

日蝕對

孔光

臣聞日者衆陽之宗人君之表至尊之象君德衰微陰道盛彊侵蔽陽明則日蝕應之書曰羞用五事建用皇極如貌言視聽思失大中之道不立則咎徵荐臻六極屢降皇之不極是爲大中不立其傳曰時則有日月亂行謂眚側匿甚則薄蝕是也又曰六沴之作歲之朝曰三朝其應至重廼正月辛丑朔日有蝕之變見三朝之會上天聰明苟無其事變不虛生書曰惟先假王正厥事言異變之來起事有不正也臣聞師曰天右與王者故災異數見以譴告之欲其改更若不畏懼有以塞除而輕忽簡誣則凶罰加焉其至可必詩曰敬之敬之天惟顯思命不易哉又曰畏天之威于時保之皆謂不懼者凶懼之則吉也陛下聖德聰明兢兢業業承順天戒敬畏變異勤心虛已延見群臣思求其故然後教躬自約總正萬事放遠讒說之黨接納斷斷之介退去貪殘之徒進用賢良之吏平刑罰薄賦斂恩澤加於百姓誠為政之大本應變之至務也天下幸甚書曰天既付命止厥德言正德以順天

也。又曰：天非謫辭，言有誠道，天輔之也。明承順天道，在於崇德博施，加精致誠，孳孳而已。俗之祈禳小數，終無益於應天塞異。銷禍與福，較然甚明，無可疑惑。書奏上說。

聞樂對

中山靖王

臣聞悲者不可為繁，歡思者不可為歎。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邑。今臣心結日久，每聞幼眇之聲，不知涕泣之橫集也。夫衆煦漂山，聚蟲成雷，朋黨執虎，十夫撓椎。是以文王拘於羑里，孔子阨於陳蔡。此乃烝庶之成風，增積之生害也。臣身遠與寡莫為之，先衆口鑠金，積毀銷骨。叢輕折軸，羽翮飛肉，紛驚逢羅，潛然出涕。臣聞白日曬光，幽隱皆然；明月耀夜，昆蟲宵見。然雲烝列布，杳冥書昏，塵埃佈覆，昧不見泰山。何則？物有蔽之也。今臣雍闕，不得聞謔言之徒，蠱生道塗。

臣聞臣竊自悲也。臣聞社鶩不灌，屋鼠不熏，何則？君然也。臣雖薄也，得蒙肺附位，雖卑也，得為東藩。今羣臣非有度尊之親，鴻毛之重，羣居黨議，朋友相為，使夫宗室擯卻骨肉，冰釋斯伯奇，所以流離比干，所以橫分也。詩云：我心憂傷，惄焉如擣。假寐永歎，唯憂用老。心之憂矣，疢如疾首。臣之謂也。

罷珠厓對

賈捐之

臣幸得遭明盛之朝，蒙危言之策，無忌諱之患，敢昧死竭卷。臣聞堯舜聖之盛也，禹入聖域而不優，故孔子稱堯曰大哉，韶曰盡善。禹曰無間，以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既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則治之不

欲與者不疆治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殷周之大仁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衰也南征不還齊桓採其難孔子定其文。以至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不慮其害。然地南不過閩越北不過太原而天下潰畔禍卒在於二世之末。長城之歌至今未絕。賴聖漢初興為百姓請命平定天下。至孝文皇帝閔中國未安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民賦四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曰鸞旗在前屬車在後吉行日五十里師行三十里朕乘千里之馬獨先安之。於是還馬與道里費而下詔曰朕不受獻也。其令四方毋求來獻。當此之時逸游之樂絕奇麗之賂塞

之倡微矣。夫後宮盛色則賢者隱處。佞人用事則諂臣杜口。而文帝不行故謚為孝文。廟稱太宗。至孝武皇帝元狩六年太倉之粟紅腐而不可食。都內之錢貫朽而不可校。廼探平城之事錄冒頓以來數為邊害。籍兵厲馬因以攘服之。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卻匈奴萬里更起營塞制南海以為八郡。則天下斷獄萬數民賦數百造塩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軍旅數發父戰死於前子鬪傷於後女子乘亭郭孤兒號於道老母寡婦飲泣巷哭。遙設虛祭想鬼于萬里之外。淮南王盜寫虎符陰聘名士關東公孫勇等詐為使者。是皆擲地秦大征伐不休之故也。今天下獨有關東關東大者獨有齊楚民衆以困連年流離離其城郭相枕席於道路人情莫親

父母莫樂夫婦至嫁妻賣子法不能禁義不能止此社稷之憂也今陛下不忍悄悄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飢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荆大邦為讎言聖人起則後服中國衰則先畔動為國家難自古而患之久矣何況延復其南方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也嶺嶺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民譬猶魚鼈何足貪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十餘萬萬大司農錢盡適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况於勞師遠攻亡士毋功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方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治比曷可且無以為願遂棄珠崖專用恤關東為憂

議禁民挾弓弩對

吾丘子贛

臣聞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討邪也安居則以制猛獸而備非常有事則以設守衛而施行陣及至周室衰微上無明王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海內抗敵巧詐並生是以知者陷愚勇者威怯苟以得勝為務不顧義理故機變械飾所以相賊害之具不可勝數於是秦兼天下廢王道立私議滅詩書而首法令去仁恩而任刑戮隨名城殺豪傑銷甲兵折鋒刃其後民以綬鉏筆挺相撻擊犯法滋衆盜賊不勝至於赭衣塞路羣盜滿山卒以亂亡故聖王務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今陛下昭明德建太平舉俊材興學官三公

有司或由窮巷起白屋裂地而封宇內日化方外鄉風然而盜賊猶有者郡國二千石之罪非挾弓弩之過也禮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舉之明示有事也孔子曰吾何執執射乎大射之禮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詩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言貴中也愚聞聖王合射以明教矣未聞弓矢之為禁也且所為禁者為盜賊之以攻奪也攻奪之果死然而不止者大姦之於重誅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挾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備而抵法禁是擅賊威而奪民救也竊以為亡益於禁姦而廢先王之典使學者不得習行其禮大不便

對魏文帝

趙咨 吳人大夫

吳遣中大夫趙咨入謝于魏魏主不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咨

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魏主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聰也拔呂蒙於行陣明也獲于禁而不害仁也取荊州而兵不血刃智也據有三州虎視西方雄也屈身於陛下略也不曰頗知學乎對曰吳主任賢使能心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史然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為池何難之有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

唐

對蜀父老問

盧杲之

龍集荒落律紀姦賓余自鄆鎬歸于五津從王事也丁丑屆於昇僊橋止送客亭即相如所謂不乘赤車駟馬不出汝下

者也。遇蜀父老，皓然厖眉，華髮者，休於斯。謂余曰：子非衣冕
之旅歟？文章之徒歟？飾仁義以干時乎？懷詩書以邀名乎？吾
聞諸夫子曰：邦有道，貧且賤焉耻也。當今萬方日用，九有風
靡，主上垂衣裳正南面而已矣。庸非有道乎？而子爵不登上
造，位不至中涓，藜藿不厭，短褐不全，庸非貧賤乎？吾視子形
容，顛頽顏色，疲惫心若涉六經，眼若營四海，何其無耻也。何
其不一千聖主，効智出奇，何栖栖默默，自苦若斯？吾聞克為
卿，失則烹，何故區區冗冗無所成名？余笑而應之曰：井魚不
可以語於海者，拘於墟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
蓋聞智者不背時而徼幸，明者不迂道以干非。是以聖賢馳
騫，莫赦三家之徹，疋夫高抗，不屈萬乘之威。道在則簞瓢匪
恤，義存則珪組斯違。或立談以邀鼎食，或白首而甘布衣。或
委輅而仕屬，論都之會，或射鈞以相遇，匡霸之機，亦有朝為
伊周，暮為桀跖，當其時也。襲珣珮之鏘鏘，失其時也。委溝渠
而喀喀，故使龍丘先生羞聞，雁門太守不如。縫掖孟軻，
偃蹇為王者師。范睢匍匐為諸侯客，富貴者君子之餘事。
仁義者賢達之常迹，來不可違，類鴻鴈之隨陽，去不可留。同
白駒之過隙，行蘇張之辯於媯燧之年，則迂矣。用韓彭之術
於堯舜之朝，則吁矣。守夷齊之節於湯武之時，則孤矣。抱申
商之法於成康之日，則愚矣。彼一時也，此一時也。易時而處
失其所矣。大唐之有天下也，出入三代五十餘載，月塞來庭，
風立款塞，金華已偃，羽檄已平。雖有廉白之將，孫吾之兵，百
勝無遺策，千里不留行，無所用也。社首既禪，介丘既封，創明
堂立辟雍，雖有闕里之聖，淹中之儒，叔孫通之筮，公玉帶之

圖將焉設也咸英並作韶武畢用奏之方澤而地祇登昇之
圓立而天神降雖有伶倫伯夔延陵子期操雅曲則風雲
動激淒音則草木悲又何施也畫衣莫犯國不修雖有咎
繇仲甫之器釋之定國之傳金科在握丹筆如流非急務也
人歸東戶家沐南薰山澤無蹊隊雞犬不相聞雖有文翁黃
霸之述職子游子賤之弦歌政成禮讓俗被雍和固無取也
干戈已戢禮樂已興刑罰已措梁父已昇公卿常伯庶政其
疑雖有鴻才大略麗句豐詞發言為學乎百代濡翰周乎四時
略無益於日而適足以拂之是故天子恭已羣臣演成攘袂
而陵稷卨撫掌而笑阿衡無為而萬物皆遂不言而品彙咸
亨莫不稱贊鴻烈榆揚頌聲言殊者拓累行危者相傾効智
者撥談於草澤出奇者裹足於山楹許由去而堯臣不少善
卷逃而舜德不輕夫周冕雖華援猴不之好也夏屋雖崇駢
驥不之處也載麗以車馬不如放之藪穴也樂鷄以鍾鼓不
如栖之以深林也此數物者豈惡榮而好辱哉蓋不失其天
臭也若余者十五而志于學四十而無聞焉詠義農之化翫
姬孔之篇周遊幾萬里馳騁數十載時復陵霞汎月搗扎彈
絃隨時上下與俗雅遷門有張公之雲霧突無墨子之煙雖吾道
之窮矣夫何効乎浩然今將授子以中和之樂申子以封神
之篇然眇慙乎指地竊所慕於談天於是蜀父老再拜而謝
曰鄙夫瞽陋長自愚惑習俗遐陬不遊上國聞主人之休旨
聽皇猷之允塞亦猶獻雉而遇司南御龍而光有北請終餘
論永告印焚。

對勤學犯夜判

蘇廷碩

王丁果行育德師逸功倍參則不敏佇揚名以立身回也如
愚自聞一而知十好問斯在請益無疲拾紫期榮滿金非寶
朝遊霧市披學序之圖書暝出香街聽嚴城之鍾鼓歸歟不
逮行者宜息墨綬榮班黃圖貴令懲女奴猶伏冀靜於桴鼓慕
道崇儒豈威於鞭撻奚殊政本不抵彝條竟釋吏人之執旋
厚宰君之惠繡衣駟馬石室生風警夜巡書金吾翊道雖將
順其美不存訶察而各恭爾職罔或愆違有觸踈羅允符嚴
簡

對於途墜坑判

學古入官不學將落聖人所以留範君子誰非用心倚哉窳
生勤亦至矣手繩口誦何劉寔之能匹負書擔笈豈蘇秦之
可加悠悠長途是諷是詠撫中襟而始勵經巨險而方歸師
以來晚見嫌聊申擯楚令以罰非其罪乃起異端在師雖則
傷嚴遣謝又珉通論且尊無謝卑之禮卑有順上之心蒙雖
不才此未為允

對着服六年判

田才地居鄒魯家習文儒業擅靈金道光珍席夙漸升堂之
教早傳藏壁之書學市攸開几筵爰設故得詢疑請益還如
北海之前函丈摠衣更似西河之上平辨雩川童子闕里諸
生常因閉戶之勤頂受顛門之業庶祈榮於青紫希變彩於
朱監日就月將罰水之恩何極陵移谷徙頽山之痛已深舊
宅淒清空聞絲竹遺壇寂寞無復琴歌嗟二物之長收頽百
身而奚贖方思重服用表深衷一封松楸六遷擅拓曩時儒
肆喜遇祥鱸今日凶虜憂悲逢弔鶴論情雖會於寧戚據理未

允於通途刺史職在宣風政乖道俗沉憂六載亦可驚嗟積
禁三年固其未得小女以銜冤伏奏雅叶於雞鳴犬使以糾
慝彈豪正諧於隼擊即宜錄奏伏聽宸衷。

晉問

柳子厚

吳子問於柳先生曰先生晉人也晉之故宜知之曰然然則
吾願聞之可乎曰可晉之故封太行倚之首陽起之黃河迤
之大陸靡之或魏而高或呀而淵景霍汾澮以經其壻若化
若遷鈎嬰蟬聯然後融為平川而侯之都居大夫之邑建焉
其高壯則騰突撐拒數耳呀鬱怒若熊羆之咆虎豹之阜終
古而不去攬秦搏齊當者失據燕狄惴怯若郊就壓振振業
業觀關隄若惕若僕妾其按術則平盈旋緣紆徐夷延若飛
之翔舞向水之容與以稼則碩以植則茂以牧則蕃以畜
則庶而人用是富而邦以之阜其河則濬源崑崙入于天淵
出乎無門行乎無垠自匈奴而南以介西鄙衝奔太華運肘
東指滎清石上清濁靡沸龍鼉詭恠于汨汨騰倒軼越委
泊涯次紉推雜失墜其所湯激則連山參差廣野壞
裂振鷓于嶼崩石之所轉躍大木之所摧拔湖泮
洞踏若數千里若萬夫之斬伐而其軸轡之所負撞撞之
所御鱗川林壑隋參雲道雨瞬目而下者榛榛沄沄百舍一赴
若是何如吳子曰先生之言豐厚險固誠晉之美矣然晉人
之言表裏山河者備敗而已非以為榮觀顯大也吳子所謂
在德不在險皆晉人之藉也願聞其他
先生曰犬鹵之金棠谿之工火化水淬器備以充為棘為矛
為鎡為鈎為鏑為鏃出太白徵蓐收召招搖伏蚩尤肅肅櫜

襍合衆靈而成之博者狹者曲者直者歧者勁者長者短者攢之如星奮之如霆運之如縈浩浩奕奕淋淋漓漓熒熒的若雪山冰谷之積觀者膽掉目出寒液當空發耀英精互繞晃蕩洞射天氣盡白日規為小鏢雲破霄踳墜飛鳥弓人之弓函人之甲膠角百選犀兕七屬乃使跟超拔夾之倫服而持之南瞰諸華北龍言群夷技擊節制聞於天下是為善師延目而望之固以以拳拘喘汗免胄肉袒進不敢降退不敢竄若是何如吳子曰夫兵之用由德則吉由暴則凶是又不可為美觀也先軫曰師直為壯曲為老况徒以堅甲利刃之為上哉

先生曰晉國多焉屈焉是產土寒氣勁是亦谷列之短縮鳥獸隊匿而馬蕃焉師師洗洗亦

黃或玄或蒼或醜或黠然而陰炳然而陽若旌旃旂幟之焜煌乍進乍止乍伏乍起乍奔乍躡若江漢之水疾風驅濤擊山盪壑雲沸而不止群飲源榻迴食野野成川成浪噴震播灑潰潰焉若海神駕雪而來下觀其四散情狀合萬狀喜者鵲厲怒者人搏決然空躍千里相角風驟雲鬣斬山抉數耳搖層雲腹相衆不寂冥遠游不夕而復攪地跳梁堅骨蘭筋交頸一劫齒鬪目相馴聚洩更虛昂首張斷其小者則連牽繳繞仰乳俯齧蟻雜蝨集啾啾漶漶旅走叢立其材之可者收斂攻教掉手飛糜指毛命物百步就羈牽以荀息御以王良趨以范鞅軒以欒鍼以佃以戎獸獲敵摧若是何如吳子曰恃險與馬者子不聞乎故曰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是不一姓請置此而新其說

先生曰。晉之北山有異材梓匠工師之爲宮室求大木者。天下皆歸焉。仲冬既至。寒氣凝成。外涸內貞。瀋液不行。乃堅乃良。萬工舉斧以入。必求諸巖崖之欺。傾礪壑之紆。縈凌噴坑之杪。顛漱泉源之淦。澹根絞恠石。不土而植。千尋百圍。與石同色。羅列而伐者。頭抗河漢。刃披虹霓。聲振連岫。梯填層谿。丁丁登登。碌碌稜稜。若兵車之乘凌。其響之所應。則瀆瀆瀆瀆。崩洶洶。薨薨若騫若崩。若螭龍之鬪風。霆相騰。其殊而下者。扎嘖梢殺。摧崒塊圯。霞披電裂。又似共工觸不周。而天柱折。鷓鴣鴛鴦。鷓鴣號鳴。飛翔驅豕。虎兕奔觸。龍言慄伏。無所入。遊無所脫。然後斷度。收羅梢危。顛芟繁柯。乘水滌之波。以入于河。而流焉。湯突肆兀。轉騰冒沒。類秦神驅石。以梁大海。抵曲鱗。蹙漚漚。雷解前者汨越。後者迫隘。乃下。夫龍門之懸水。摺拉顛踏。擗首軒尾。頌入重淵。不知其幾百里也。濤波之旋滔山。觸天既停。既平。弥望悠焉。良久乃始昂屹。涌溢挺拔。而出林丘。崿崿穿雲。灑日。漠然自撓。復就行列。渾渾而去。以至其所。唯良工之指顧。叢臺高房。長樂未央。建章昭陽之隆。麗詭特皆是之。自出。若是何如。吳子曰。吾聞君子患無德。不患無土。患無士。不患無人。患無官。不患無宮室。患無官室。不患材之不已。有先生之所陳。四累之下也。且虎祁既成。諸侯版之。

先生曰。河魚之大。上迎濤波。雍津涯。千里雷馳。重馬輕車。遂以君命。矢而縱觀焉。大罟斷流。脩網亘山。罟罟留罟。罟罟織絰。其間巨舟軒昂。佗佗還環。水師更呼。聲裂商顛。於是鼓譟。皆集而從之。捉龍吮拔。鯨鱗戮白。鼉逐毒螭。叱馮夷。立水涓。搜攬流離。掬縮推移。涼會網罟。騰天弭圍。捍捍擁踴。以登夫歷山。

之垂如川之歸如山之崔如雲之披其有乘化會神振拔漣
淪搗竒文出恠鱗騰飛濤而上逸生電雷於龍門者猶仰綸
飛繳頓踏而取之莫不脫角裂翼呀赫匍匐復就鬱切莫保
龍籍具糝五味布列雕俎風雲失勢沮散遠去若夫鱣鮪鮪
鯉鰓鱧魴鱖之瑣屑莫裂者大固不足悉數噉脫結自養之
水府而三河之人則已填溢厭食飫腥膏舄鹵膾炙之美則
掩鼻蹙額賤甚糞土而莫顧者也若是何如吳子曰一時之
觀不足以夸後出口舌之味不足以利百姓姑欲聞其上者
先生曰倚氏之塩晉寶之大也人之賴之與穀同化若神造
非人力之功也但至其所則見溝塹畦畹之交錯輪囷
交灌互澆若枝若股委屈延布脉寫膏浸凖濕滑
高掩障漫壠冒塊决决没没遠近混會抵值堤防瀾瀾
偃然成淵潏然成川觀之者徒見浩浩之水而莫知其以及
神液陰澁其鹵密起孕靈官鬼不受其美無聲無形煙結迅
詭廻眸一瞬積雪百里晶晶暴暴暴奮憤離析鍛圭提壁眩
轉的灑乍似墮星及地明激相射冰裂霄碎龍從增益大者
印墨示者珠剖涌者如坻坳者如缶日晶熠煜螢駭電走日
赤盈車方尺數斗於是哀斂合集舉而堆之浩浩乎懸圃之
巍巍皦乎滌乎狂山太白之淋漓駭化變之神竒卒不可推
也然後驅羸牛馬之運西去秦隴南過樊鄧北極燕代東逾
周宋家獲作賊之利人被六氣之用和鈞兵食以征以貢其
脊天下也與海分功可謂有濟矣若是何如吳子曰魏絳之
言曰近賢則公室乃貧焉謂是耶雖然此可以利民矣而未

為民利也。先生曰：願聞民利。吳子曰：安其常而得所欲，服其教而便於己，百貨通行而不知所自來，老幼親戚相保而無德之者，不苦兵刑，不疾賦力，所謂民利民自利者是也。

先生曰：文公之霸也，援秦破楚，囊括齊宋，曹衛解裂，魯鄭震恐，定周于溫，奉冊受錫，夾輔糾述，以為侯伯，齊盟踐土，低昂玉帛，天子恃焉，以有諸侯，諸侯恃焉，以有其國，百姓恃焉，以有其妻子，而食其力。叛者力取，附者仁撫，推德義，立信讓，示必行，明所嚮，達禁止。一好尚，春秋之事，公侯大夫策文馬馳，軒車出入，環連貫于國都，則有五筵之堂，九几之室，大小定位，左右有秩，禽牢饌饋交錯，文質饗養有嘉，樂宴有庭，實登降好賦，犧象畢出，犒勞贈賄，率禮無失。六卿理兵，犬戎小戎，鍾鼓丁寧，以討不恭，車埒萬乘，萃半天下，敵之則擊，則擊。

其號令之動，若水之源，若輪之旋，莫不如志。當此之時，咸能歡娛以奉其上，故其民至于今好義而任力，此以民力自固，假仁義而用天下，其遺風尚有存者。若是可以為民利也乎。吳子曰：近之矣，然猶未也。彼霸者之為心也，引大利以自嚮，而撻他人之力，以自為固，而民乃後焉，非不知而化，不令而一。異乎吾嚮之陳者，故曰：近之矣，猶未也。

先生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采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于今儉嗇，有溫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于今善讓，有師錫命曰：疇咨之道，故其人至于今好謀而深，有百獸率舞，鳳凰來儀，於變時雍之美。故其人至于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于今憂患而畏禍，有無為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于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願以聞於子，何

如吳子離席而立拱而言曰美矣善矣其蔑有加矣此固吾之所欲聞也夫儉則人用足而不溢讓則溥分而進善其道不闢謀則通於遠而周於事和則仁之質戒則義之實恬以愉則安而久於其道也至乎哉今主上方致太平動以堯爲准先生之言道之奧者若果有直於上則吾知其易易爲也舉晉國之風以一諸天下如斯而已矣敬再拜受賜

愚溪對

柳子名愚溪而居五日溪之神夜見夢曰子何辱予使予爲愚耶有其實者各固從之今予固若是耶予聞閩有水生毒霧厲氣中之者溫屯嘔泄藏石走陣連鱸糜解有魚焉鋸齒鋒尾而獸蹄是食人必斷而躡之乃仰噬焉故其名曰惡溪西海有水散煥而無力不能負芥投之則委靡墊沒及底而後止故其名曰弱水秦有水擗汨泥淖撓混沙礫視之分寸貽若腕壁淺深險易昧昧不覲乃合清渭以自彰穢跡故其名曰濁涇雍之西有水幽險若漆不知其所出故其名曰墨水夫惡弱六極也濁黑賤名也彼得之而不辭窮萬世而不變者有其實也今予甚清與美爲予所喜而又功可以及圃畦力可以載方舟朝夕者濟焉子幸擇而居予而辱以無實之名以爲愚卒不見德而肆其誣豈終不可革耶柳子對曰汝誠無其實然以吾之愚而獨好汝汝惡得是名耶且汝不見貪泉乎有飲而南者見交趾寶貨之多先溢於目思以兩手左右攬而懷之豈泉之實耶過而往今爲猶以爲名今汝獨招愚者居焉又留而不去雖欲革其名不可得矣夫明王之時智者用愚者伏用者宜遠今汝之託也遠

愚溪對

王都三千餘里。又僻迥隱蔽。崇巖之與曲蟻。蟻之與居。唯觸罪
擯辱。愚陋黜伏者。日侵之。以造汝。闖之。以守汝。汝欲為智乎。
胡不呼。今之聰明皎厲。握天子有司之柄。以生育天下者。使
一經於汝。而唯我獨處。汝既不能得彼。而見獲於我。是則汝
之實也。當汝為愚。而猶以為認。寧有說耶。曰。是則然矣。敢問
子之愚。何如。而可以及我。柳子曰。汝欲窮我之愚。說耶。雖極
汝之所往。不足以申吾喙。洎汝之所流。不足以濡吾翰。姑示
子其畧。吾茫茫洋乎。無知。冰雪之交。衆裘我。絺漉暑之。鑠衆從
之風。而我從之。火吾盪而趨。不知太行之異乎。九衢以敗吾
車。吾放而遊。不知呂梁之異乎。安流以沒吾舟。吾足踰坎井。
顛抵木石。衝冒榛棘。僵仆虺蜴。而不知怵惕。何喪何得。進不
為盈。退不為抑。荒涼昏默。卒不自克。此其大九者也。願以是

汙汝可乎。於是溪神深思而歎曰。嘻。有餘矣。是及我也。因俯而羞
仰。而吁。涕泣交流。幸幸而辭。臨一明鏡。而莫知所之。遂書其對。

對禹問

韓退之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
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
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
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
舜。舜傳之得其人。而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
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
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慮後世。曰。禹之慮也。則
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
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

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大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大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何也曰孟子之心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

帝王所尚問

李習之

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何也帝王之道非尚忠也非尚敬與文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而已矣救野莫如敬救鬼莫如文救僂莫如忠循環終始迭相為救如火蔓而燒也人知其勝之于水矣勝于水者土也水之潰道其流者則必大為之防

矣故夏之政尚忠湯之政尚敬武王之政尚文及適其宜也如武王居禹之時則尚忠矣湯居武王之時則尚文矣禹與湯交地而居則夏先敬而殷尚乎忠矣故適時之宜而補其不得者三王也使黃帝堯舜居三王之天下則亦必為禹湯武王之所為矣繇是觀之五帝之與夏商周一道也若救殘之鬼不以文而曰我必以夏之忠而化之是由適于南而北驟其到也無日矣孔子望人之大者也若孔子王天下而傳周其救文之弊也亦必尚乎夏道矣是文與忠敬皆非帝王之所尚也乃帝王之所以合變而行權者也因時之變以承其弊者也不可休而作為之者也

齊司寇對

程晏

齊境多寇司寇不理景公召司寇讓之反諍公曰請理君朝

廷之寢也。公曰：君廢其職，反責我，欲亂其責也。曰：不然。君不聞鼯鼠之牙乎？食人與百類，雖齧盡而不痛，俗謂之甘口鼠也。魯國之牛，聞食其角矣，請以是諷焉。牛之寢，齧有蚊蚋，撓其膚毛，必知鼓耳搖尾以揮之。及鼯鼠食之，即不知痛也。鼠之一牙，豈不甚於蚊蚋千嗜乎？以其口甘，雖貫心徹骨而不知也。况其角乎？公誠職臣以言寢，請司朝廷之寢，然後司封疆之寢也。朝廷之寢，其鼯鼠乎？食君之角矣。又將貫骨與心也。是患大而君不知也。封疆之寢，蚊蚋乎？但撓君之膚毛耳。君將鼓耳搖尾以揮之，是患小而不知大也。臣所以急其大而不知慢其小而得知也。景公不喻，竟坐。司寢以不事。晏子曰：司寢死，田氏為鼯鼠於齊矣。

寒泉子對秦惠王

陸魯望

寒泉子見秦惠王曰：客有自趙來，以約從連橫事說大王，君為誰？惠王曰：東周人蘇秦也。寒泉子曰：書十上，王弗聽，有之乎？曰：然。其道如何？王耶？霸耶？曰：然。其霸以濟王乎？曰：然。則何上書之煩而用之踈乎？惠王曰：醜雞不能混雷霆，嬰兒不能抗烏獲者，響與劣懸絕故也。蘇子誠辯矣，安能以三寸舌謀山東諸侯，使西面朝秦者乎？寡人非不知，不破一領甲，不折一隻矢之為利也。顧其猶捕風耳。諸侯不可一非一朝也。齊相晉文之伯也，始若膠附，終若冰圻，豈止連雞不能俱上於樓而已哉？寡人塞耳，義弗聞也。寒泉子曰：不然。夫齊荆三晉之人，病於兵久矣。方城之金，十九為兵；一為鑄鉞，董澤之蒲，十九為幹；一為箕捲，父子兄弟之血，前後濺野草。齊龜為燕氛，趙骨化魏土，悽痛之聲，入金石，出絃匏，聞之者，悄感酸骨。

位不自禁。一旦有人謂曰：朝與秦連衡，暮得怙怙安臥。秦亦
厭戰，雖鼓牙頰，未能吞諸侯。秦休而強，吾亦勇而奮矣。設有
辯口，安能反覆乎？大王不用秦詔，一武士斷其頸，無令車輪
輾關下土。使東諸侯聞其言，從散衡，敗東向，以背秦。大王出
則奪氣，入則包羞，及其治也，披土地以奉饒國，獨不念秦仲
之業艱難乎？春秋記事，何面目以見宗廟？寒泉子耕於鄙，趙
即封蘇季子爲武安君。六國果奉教，秦閉關十五年。

對水損免輸判

揚式宣

天作淫雨，害於嘉穀。東夏之人，實罹其弊。發倉賑饑，已軫聖
皇之心。舉恩累折，猶有下人之請。雖承恩屏水，皆在當年。而
經國寧人事，資可久。人惟邦本，本固邦寧。人或不康，君何取
足。且禮莫盛於封禪，歡莫大於觀禮。人靈厚慶，自給非常之

恩。歲久，文侵何阻。後時之澤，請從周賚，以副堯心。

對旱嘆判

趙瓘

設官分職，體國經野。風雨不時，山川是榮。春彼新鄭，地惟故
韓。歷代升平，俗懷遺愛。百皇之任，無製錦之能。四時之愆，之
如絲之雨。青青媚草，卷書帶於槐壇。灼灼鮮花，發綬文於李
徑。密雲不雨，徒矯首於龍星。離畢無徵，空舒誠於兔月。其才
不淑，縣令寧假於鈞。金明德惟馨，屠祝勞神於斬木。州佐道
優，展驥法峻。峯倉雁鳥，責其不藝之辜。處以免官之坐，愚謂直筆
理合。緘詞。

對求隣壁光判

王適

鄰珍黃冠野客，白屋寒生。仰桂林之一枝，猶思對策。掩蓬門
之三逕，無忘偷光。但學以資身，行不踰志。因人之利尚，或不

爲竊隣之光何居而可必欲三餘不棄百遍無疲原憲弊衣
杖藜而非病顏面陋巷飲水而多歡既知讀書應聞對馬與
其穿壁何如聚螢若觀過知仁推情散獄束緼之婦尚未過
於黃沙懸梁之夫庶獲哀於丹筆違禮八律理或難容居法
拘思斯焉有在

對旱令況巫判

鄴縣時炎漳濱地旱三農務切百里情殷方有事於山川故
無遺於祠祀思月離之澤南臥徒勤詠雲漢之詩西郊不潤
雖土龍矯首不見朝躋而石室鳥斂翼無聞夜雨劉感頗學師
古未達隨時巫人既不假神何伯又不婦天則不雨女也
何辜遂使睇彼江妃莫反凌波之步偶天精衛長齊銜石之
悲斯則抑人憑河事乃非令違法致罪理在可疑

對負劍辟咄判

敬括

父子異倫應對殊肯或有不敬必遺其責負劍者甲莫履乎
禮爰辟咄而有詔宜掩口而斯答何乃良袂未引哆口斯張
心尚滯於童蒙氣先及於長者俾之內舉斯闕義方語彼過
庭此迷禮訓或非為當仍訴何為

對樂請置判懸判

萬希莊

革物訓時觀人設教欲風之以正樂必採之以雅章苟操縵
之見滯誠布政之爲僻如上下乖序雅即亂常匪所以易俗
宣風適足以貽刑立辟且禮資成化樂貴移風諸侯軒懸自
有感緣之節州將鹵簿豈係賓社之容欲以大夫之懸俾人觀
習是棄先師之禮云誰降殺

對琴有殺聲判

梁涉

綠琴高張觸物易操朱絃促調綠心應聲既我我以在山亦
湯湯而著水甲逢有道每歌詠於南薰景屬無為亦歡娛
於北里彈絲靜聽無聞獨鶴之吟外物生情忽作捕蠅之思
平生雅意妙曲先知避逅商音有隣便覺鏡懸於樹疑挂魄
之澄空水止於盤若冰壺之杜鑑隱微必察善惡斯彰終聞
蔡氏之絃濠作淮南之術迹或多於猜忌罪無極於章程事
則可憑訟宜無咎。

對樂師教舞判

夏序殷膠建國尊務養老齒胃先王太猷所以長幼分規道
業差序咸殊誦習將明告教射御書數分制則於樂章中和
祇於性府既大成以方就爰小舞而首陳必在準
繩無或忘心言國子辯慧如聞系彼勳華金張錫慶
其禮樂游夏申歡學事幼儀言辭外傳年昇舞勺及踐上庠
春誦夏弦深其順節尊師重道寧願踰閑佩觿之辰成童
未及摠衣之日舞象何先雖欲速於有知終見陷於無度儻
聞一知二亦何守於彝倫必也非禮勿言固可徇之年限制
于未亂詳茲雅得紀綱扑作教刑撫事難從楛楚。

對陳設印綬判

杜兼遂

學能廣業德可潤身率由此道乃終有慶甲溫故知新博聞
強識究前言而識往行致廣大而盡精微故三千門徒績于
斧棘十五志學僚其發蒙黃憲而初邑里有聲陳寔而終海
內多譽方今美其教化厚以人倫春誦夏弦遠邁永乎之際
東膠西序殊超建武之初戴憑所以重席周福因而獲印於
是庭列輜駕堂循禮容將以勸凡今之人豈徒矜誓言之力

孔宣父之至德。斯其務本指春卿之雅意。誰復間言。諸生或非。竊謂匪當。

對事貌相似判

康季子

容貌相似。陽貨惑於仲尼。德義可尊。門人師於有若。歲丁辰巳。甲遂云亡。月亦居諸。乙方傳學。實喪予於東魯。復疑汝於西河。已寂琴歌。詎聞金石。思其笑語。寧忘罰水之恩。慕彼威儀。爰動頽山之戀。不墜吾師之業。遠昇弟子之堂。惟爾嗣音。專之可也。讓其非禮。於已不然。有事古風。未驚今聽。

對直講無他伎判

王靈漸

丁以聚學立身。脩詞果行。從師氏之六藝。當孔門之四科。淑行惟深。鱸魚已落。清言如屑。塵尾先搖。既珍席之有光。亦經筵之收屬。籛金奪價。琢玉成功。皆取判於一經。蓋不資於他伎。詎其善誘。生此薄言。由也兼人。常聞於片折。參則不敏。必造於兩詞。請更推尋。然議斷割。

濟為瀆問

李甘

北諸侯未朝。過温温。温令送于温。指問水名。今曰濟也。侯曰豈濟瀆耶。令復曰然。侯曰河。吾望也。其橫千里。渾猛如漲。無風或毀。舡殺人。得清淇洄漳之水。不加深。別為九河。不加狹。彼所以為瀆也。今盡濟水之力。載數石之舟。廣不能橫。深不能浮。而曰與河同靈等秩。吾不識先王班祀之意也。今曰濟南去數十里。過河矣。寡介如此。馳狂濁中。未嘗波渝氣奪。別河而潛積沙。連塊千里。不厭不翳。益壯其流。帥汶而東。終能發山輸海。此其所以為瀆也。今河負其強大。自積石不捷。趨海往來。戎狄聞芻。涇渭灃漆汾洛伊沁之水。以滋其暴。決愁民。

生中土。患勢逆由多。窮始歸海。此皆濟水所著也。執事豈以大為賢乎。侯默然。

宋

假陸價對

胡仁仲

陸賈為漢高帝太中大夫時。前說稱引詩書。帝罵之曰。乃公居馬上得之。安事詩書。賈再拜對曰。臣竊以為陛下馬上之功。不如項王也。上曰。何謂不如。對曰。天下初發難時。秦軍常乘勝逐北。項王獨破秦軍。虜王離。懾服諸侯。將降章邯。及欣翳。西攻破函谷。東係死田榮。蹙漢軍於穀泗。困陛下於滎陽。成臯七十餘戰。未嘗敗北。陛下失大公於彭城。亡衆於滎陽。跳身於王門中。伏弩於廣武。勇不振於鴻溝。既及羽於固陵。必待信越而後敢戰。此臣所謂不如也。上曰。是則然矣。而我

得天下。項王失天下者。何也。賈對曰。項王失信。弑君。意忌。取讒。行姑息。樂殺人。殖貨利。犯聖王之法。此其所以失天下也。陛下本以寬大長者受懷。王入關之命。為天下除殘賊。所過亡。齒掠。赦秦降王子嬰。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約法三章。父老唯恐陛下不為秦王。此三代得天下之仁也。項王負約。王陛下於蜀漢。陛下忍而就國。用蕭何為丞相。養其民。以致賢人。收用巴蜀。還定三秦。項羽賊殺義帝。陛下舉軍。編素告諸侯而伐之。此三代取天下之義也。不無自用多大畧。得英雄心。師張良。任陳平。將韓信。此堯舜禹湯文武知人之明也。以野戰畧地之功。譬狗以文墨議論之功。為人。此堯舜禹湯文武尚德不尚戰之心也。鎮撫百姓。下令軍士。不幸死者。更為衣衾棺斂。轉送其家。此堯舜禹湯文武哀鰥寡恤孤獨之

政也。此五者陛下所以得天下，成大漢盤石之基，非歟？馬上
一時之功，乃河漢之波瀾，起伏耳。上忻然而笑曰：生言起吾
意，殊非腐儒之論。吾欲治天下，法先聖何若？而可賈再拜對曰：
陛下及此言，天下之福也。天下法制，自周幽厲掃蕩，幾盡平
莊之後，浸欲浸滅。五霸假托仁義，以自封其志，不在於斯民。
至于十雄益以戰爭，強大爲務，秦據形勝，以利誘民，闔取一
時之勝，而不知其勝爲僥倖也。遂安而行之，居十有三歲，天
下爭起而亡之矣。願陛下退叔孫通聘魯，生使與張良四
皓及如臣者共論，所以承三代之宜，定一代大典，以幸天下。
以詔子孫，以傳萬世。上曰：善。然吾老矣，不能用也。明年丙午
夏四月甲辰，帝崩於長樂宮。家家千餘歲，未有能明漢家承
三代之宜者也。又可論承漢家之宜乎？大宋癸酉歲，有士嘆
三代之宜者，使陸生有是對，而漢祖用其言，則必六官有制，
有辨教養子弟有法，后夫人嬪嬙各得其所矣。又安有
后夫人爲人彘，張美人以恨死，趙王如意以酖死，淮陽王友
以餓死，梁王恢以殺死，燕王建絕嗣，山朝武彊不疑，幾於亂
姓之事哉？又安有審食其入於死誅，不赦之罪，而呂氏至於
族滅，後世有外戚之禍哉？則必制國有法，刑王賈楚王交
代，王喜齊王肥不封，數十縣而伏犧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
武及臯陶伊傅周呂之裔，得血食矣。則必體貌大臣，韓信彭
越之夷三族，可悔，齊相國不繫獄，黥布陳豨盧韓王信不背
叛矣。則必不襲秦故，尊君抑臣，而朝廷之上，制禮以道，謙尊
而光，乾剛不亢，臣道上行，致天地於交泰，而大臣可以託天
下委六尺之孤矣。則必封建諸侯，藩垣屏扇，根深蒂固，難於

崩陷可以中正國四夷之分不至畏匈奴與之私親而首足
倒置矣則必復井田之制不致後世三十稅一近於貊道富
者田連阡陌樁礙公侯而貧民免苦失職矣則必用靈制五
刑使好生之德洽于黎民不下三大赦以啓後世惠茲究賊
良民之原矣則必待御僕從罔匪正人有疾病不枕宦者卧
臨棄天下公卿大夫受顧命婦寺不得與而大正其終矣則
必兼用仲尼立嫡與賢之法嗣天子繼離之明行乾之健不
受制於母后遂飲為淫樂不聽政矣嗚呼天道往而必返三
代之盛其有終不復者乎

對契丹主

富彥國

兩朝人主父子繼好垂四十年。一旦求割地何也。契丹主曰
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籍民兵將以何為群臣

舉兵而南吾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求晚弼曰北
朝忘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苟從諸將言北兵無得
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
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勸用兵者皆為身謀耳
契丹主驚曰何謂也。弼曰晉高祖欺天叛君未帝昏亂土宇
狹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然壯士健馬物故大半今
中國挺封萬里精兵百萬法令修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
保其必勝乎。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人主當之歟
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群臣何利焉。契丹主大悟首肯者
久之弼又曰塞鴈門者備元昊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
前城隍皆修舊民兵亦補闕非違約也。契丹主曰微卿言吾不
知其詳雖然吾祖宗故地當見還耳。弼曰晉以盧龍賂契丹周

世宗復取閩南地皆異代事若各求地豈北朝之利哉既退
劉六符曰吾主耻受金帛堅欲十縣何如弼曰本朝皇帝言
爲祖宗守國豈敢妄以土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租賦爾朕
不忍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之若必欲得地是志
在敗盟假此爲辭耳澶淵之盟天地鬼神其可欺乎明日契
丹主召弼同獵引弼馬自近謂曰得地則歡好可久弼反覆
陳其不可狀且言北朝旣以得地爲榮南朝必以失地爲辱
兄弟之國豈可使一榮一辱哉弼曰吾主聞公榮辱
之言意甚感悟今惟有結姻可議耳弼曰婚姻易生嫌隙本
朝長公主出嫁齎送不過十萬緡豈若歲幣無窮之利哉契
丹主諭弼使還曰俟卿再至當擇一事受之宜遂以誓書來
也至是弼還奏

應責對

柳仲塗

或責曰子處今之世好古文與古人之道其不思乎苟思之
則子胡能食乎粟衣乎帛安乎衆哉衆人所鄙賤之子獨貴
尚之孰從子之化也忽焉將見子窮餓而死矣柳子應之曰
於乎天生德于人聖賢異代而同出其出之也豈以汲汲平
富貴私豐於己之身也將以區區於仁義公行千古之道也
己身之不足道之足何患乎不足道之不足身之足則孰與
足今之世與古之世同矣今之人與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
民以道德仁義今之教亦以道德仁義是今與古胡有異哉
古之教民者得其位則以言化之是得其言也衆從之矣不
得其位則以書于後傳授其人俾知聖人之道易行尊君敬
長孝乎父慈乎子大哉斯道也非吾一人之私者也天下之

至公者也是吾行之豈有過哉且吾今栖栖草野位不及身
將以言化于人胡後于吾矣故吾有書自廣亦將以傳授於
人也子責我以好古文子之言何謂爲古文古文者非在辭
溢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
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子不能味吾書取吾意今
而視之今而誦之不以古道觀吾心不以古道觀吾志吾文
無過矣吾若後世之文也安可垂教于民哉亦自愧于心矣
欲行古人之道反類今人之文豈嘗游于海者乘之以騷可
乎哉苟不可則吾從於古文吾以此道化於民若鳴金石于
宮中衆且曰絲竹之音也則以人虫石而聽之矣食乎粟衣乎
帛何不能安於衆哉苟不從吾亦不幸也是衆人之不幸
也吾豈以衆人之不幸易我之玉乎縱吾窮餓而死死則死
矣吾之道豈能窮餓而死之哉吾之道孔子孟軻楊雄韓
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楊雄韓愈之文也子不思其言而妄
責于我責于我也即可矣責于吾之文吾之道也即子爲我
罪人子

對客問

尹源

客謂子曰敢問人臣不忠孰爲大曰無過爲大客曰過之爲
言失中之謂也爲且有是則悖於事而害於治君子善於無
過而子以爲不忠惑矣曰余所謂無過者非果能無過衆人
不以爲過無跡可攻也何則自古人且爲不忠者未有不外
示畏謹循法度而能固其寵久其權以遂其邪者內則爲宰
相爲卿大夫不敢主天下事與進退賢不肖曰吾知循故事
爾專則罪也外則爲郡爲邑以至廉察一道視政之弊不敢

革視民之疾不敢去曰吾知奉法爾違迺辟也若此者不惟
時君以爲無過天下之人亦以爲無過苟終不能辨之使內
外相濟以成其俗則國日削民日弊以至大亂而莫之禦謂
之忠可乎忠臣則不然一心公乎天下不以身之安危易其
守其行事也或犯上之忌或冒下之謗若此者不惟時君以
爲過天下之人亦以爲過矣苟能辨之使得行其道則國享
其利民被其賜謂之不忠可乎故忠臣本於愛君奸臣本於
愛身未有愛君而先其身愛身而先其君者客曰如子之說
仲山甫明哲保身萬石君霍光忠謹無過皆不忠乎曰若數
子皆純乎其中非求無過之名以爲己利故忠臣之過小而
必形奸臣之過大而不章世人徒見其形者以爲過也孔光
張禹所以危漢宗林甫所以禍唐室曰然則人君何以辨之
曰視其迹而責其心術斯得矣

論客對

劉原父

寶元康定之間元昊畔詔書求材謀之士於是言事自薦者
甚衆輒下近臣問狀高者除郡從事其次補掾史且數百人
時予方游吳中客有相哀者作論客客謂公是先生曰蓋聞
賢者不遺利智者不失時因形推勢以事爲機是以功勳流
於竹帛盛德載於黎庶歷百世而不衰掩衆人以獨務焉此所
謂豪傑之士也而先生亦有意於此乎先生曰何以教之客
曰今西兵距境崑崙道絕主上不怡邊有宿甲旃裘之貢不
入鍾鼓之娛不勸者予今三年矣是以下求賢之詔開自薦
之路總擊奇俊兼聽天下恩涵於人心義激於肺腑故令下之
日坐者泣沾襟卧者涕交頤咸欲奮必死之力蹈難測之機忘

山川之苦薄戰伐之危請長纓以繫頸輸家財以濟師拜章者交乎公車獻策者滿乎北闕起徒步以析爵由一言以改列此亦遭遇之時變化之契勇辨之辰敵國之勢穰苴所以權軍而西出蘇秦所以掉舌而東逝也今先生乃悄乎如不知藐乎如不聞名與智寂迹與世淪懷書滿腹不如衆人意者暗於事勢而然乎且夫道期於用不必全繫功期於成不必無辱是以伊尹負鼎伍員鼓腹百里食牛包胥慟哭乘時因勢大直細曲崇如丘山炳如執燭今先生乃獨習無用之言守難行之事遺棄諸子專惠六藝井田雖通不可以厚財賦之入鄉飲雖講不可以助軍旅之急羽舞雖文不可以代干戰之執麻冕雖純不可以甲甲冑之襲睢盱拳曲空言少實不可圖進取之益則何不卑論儕俗夜寢夙興馳騁乎孫吳

之場揣摩乎蘇張之營書如雷流功如雷行威名並建家國兩榮乃反倭陋巷之處甘藜藿之食目無韶曼耳絕金石抱甕甕而汲不知用力行身若此老且奚益先生曰吁客何貌之壯而語之少何願之大而智之小信難以議道矣雖然不可以不陳也昔者軒有版泉之師堯有丹浦之征舜有三苗之誅啓有扈氏之兵成湯造功於牧宮文王收績於崇城當此之時覆載侔於天地文明比於日月休恩溥於時雨厲威絜於霜雪跂行喙息罔有不服然且干戈未盡戢弓矢未盡閑小至俘馘大至流血魏之之功不為之差滅赫之之號不為之威裂適足以增其徽名廣其休烈而已客以謂有損於盛德厥夫狂童鷓張天奪其魄跳踉顛冠假命頃刻親戚不輔鬼神所歿狗吠其土鼠竊疆場此亦蚩尤三苗何以異哉然

而將師之巨闕於詩禮介冑之卒奮於貍兕賞未及懸刑未及峻而天下之民億兆之衆固已集矣於是乎虎賁鷹隼龍行雲起壁立若挽千石之弩決垂瀆之疽引洪河之流沃始滅之燬曾不移息而可見又何足煩天下之學士主上所以乾之夕惕勞於求賢通自進之路開博訪之門者恐伯高侍說之流藏於巖野伊尹大師之品逸於屠釣又所以明謙讓之義恭聽卑之操使非常之業與士大夫共有也此乃三王所不及五帝所難行愚陋之人豈能昭見其情哉昔燕欲駿馬乃市朽骨而千里之駒果至越欲勇士乃揖怒蛙而百夫之勇來萃主上亦欲致特達之人是以狂狷者無所拂排觸者無所忌高爵重祿或富或貴鑿洞乎神明量配乎天地豈以爲小醜之未夷羣兇之尚恣哉且夫東漸島夷南及交趾西奄

孤竹北越繫其綱今朝朔齊一車軌雷動風行方百萬里觀數郡之地元昊之衆曾不若黑子之著而蟻之循死而欲以敵國論之固失類矣且客獨不聞宋受命之說乎昔者唐失其御海水橫溢寰宇之內分爲六七不貢不朝靡所統一於是秦塞之氓困於戈鋌積尸爲山流血成川糜潰屠剝者蓋五十餘年上帝眷之乃命太祖受禪啓國方行千里猶有殘孽弗率弗祀太宗平之真宗成之至於制作之道以或未遑然亦開籍田封太山禮河汾考百王皇上率循聖武靡有遺軼而勝殘去殺適底今日是以往者申訪古樂緒正郊配大定六籍謹敕元會欲以就一王之法成必世之期使後嗣遵其矩太常肆其儀參於六經表於萬年澤漏於重瀆功陟乎上天還成康之俗儷典謨之篇包弓偃革無得踰焉此學者

所以踴躍而鄙儒所以拳拳也何以蘇張於平世孫吳於異類終無益於王道空自絕於聖治客徒笑我暗於事機我亦悲客躁於富貴而不知制作之義也言未畢客辣而謝曰荒野之人溺於所聞先生幸教之謹受令矣。

反求齋對

謝無逸

李子作齋於廳事之北求名於余其名曰反求李子請曰願聞反求之義對曰子不聞楚國之盜者乎楚之盜曰支貢者行若無迹語若無息踰垣若鳥死土若鼠居於楚國人無夜不亡其物焉國人心知其貢也而執之無狀每亡物必罵曰是必貢也其如不可執何若一日貢語其隣之子曰楚之盜不為寡矣每亡物必尤貢者也何鄰之子曰子無怒國人尤己也子能為盜故亡物者必尤子子而不為盜其誰尤子

國朝

樵漁子對

劉基

燕漁之為業賤而且勞有嗜之者將終身焉余其私悲賴是以生蓋隱者也人有問之曰夫嵩岱之木不朽心而液節者固將應棟梁之需也幽冀之馬不曳蹄而蹶膝者固將駕瑤象之車也天地之間莫大乎人觀子之容坦々施々神氣盈字又偉且竒方今聖明在上旁搜俊賢織芥之善畢舉寸尺之長不捐是故懷德抱材之士莫不龍躍九淵鳳翥高虛傳岩無版築之老蟠溪起垂釣之民箴器待用者維其時矣方當豹受風雲接武龍變施澤于民以措時宜不此之圖虧守汚卑駸蒼山澤沒齒何為頽肩汗體跋履崖谷銛觚覃刺鑽層如鏃蹈蛇觸虎動貽余毒清冷之川大魚不處鱗鱗瑣々

雜以蝦蚶窮日之力所獲幾許朱門晨啟歌鐘聒天先生之
寵冷而無烟銀鞍駿馬照映狐貉先生之袍長不蔽足徒懷
空而佩萑長無没于丘壑甚無謂也隱者笑曰子不見夫炎
洲之翡翠乎巢居絕島之中棲息乎陵者之上飲石底之流
泉食葭下之纖鱗尉羅不能加弓弩不能及也一旦乘風遠
逝汎濫乎江湖之間鮑魚蝦而飲細梁洋之焉不知其所歸
虞人罔而撤其毛羽焉向使守分而居孰得而致之哉故曰
貴賤命也窮通時也是以鸚雀不思霄漢之翔麋鹿不羨
羶之能故能全其身今子之云是欲刻高以射犀札植狐
于千仞之崖而異其實也且今之過于世者何如耶附勢趨
權病于深谷之頰肩憂詭畏難于蛇虺之螫毒學古入官
試用有司責任何弘俸祿何微苟虛名之日著亦奚救于寒
飢若夫高屋大廈百鬼所闕妖服賈禍先哲時監是豈守人
之所願欲執衆山林以食力釣清冷以自適日高而起日入
而卧自不接市肆之塵耳不受長官之罵俯石泉以瑩心奉
芳蘭以爲籍榮與辱其兩忘世與身而相謝若是者吾庸多
矣吾又何所求哉聞之退而言於予大惟其言近乎道故志
之隱者居桐江不知其名入謂之漁樵子云

荅鄭子亨問齒

單闕之歲招搖指于乾維鄭子與客過予速酒登肴踐豆揚
卮載爵載囀齟齬輪較有聲若然上通崑崙天旋霧濛倏爍
晝昏顛倒室廬衆賓愕眙懵不知其由有神羅吞蹋跳而前
曰予神也實司子牙今予之居泐矣龜兆拆矣予無所宅矣
吁予厄矣子且何以處我予未及應而鄭子代予爲文浩之

湯之噴雲波風子憊弗能答也。酒盡客去予呼老羅而謂之曰。子爲神乎。含靈有牙。將子是司。子擇子居。予弟子。碎相彼牧夫。牛羊是守。虎狼搏噬。伊誰之咎。犬木將顛。本必先撥。寤而築之。庶其不教。子實司齒而不我扶。不我夙告。以俾我瘠。鑿腐樞摧。閻何爲乎。子名爲神而不保乃宅。以亢乃身。弗攘垢以自訟。而語余以云々。子去矣。子之醜莫大矣。夜分就寢。老羅左執鞭。右引葦。索縛一小鬼。其狀蝮々。蝮々。赤首虺身。頭若枳傷。曰。是所謂蠅蚊者也。實蝕子牙。請戮之。以釋我。於是斧鑿既陳。且訊以言。曰。來女。蠅蚊人齒。女居弗齒。曷依齒固。女活齒潰。女絕曷。其弗察。列鼎之家。熊羆豹師。梅酢姜辛。青蚨味鹹。桂香。蠶米。蛆。蜂。蟻。滲液。腥涎。峇。檳。黃。橙。木瓜。作酸。鑽。堅。磷。剛。剝。空。骨。知女所在。挑女剔。女。鈞。女。摘。女。蜀椒。鶴。虱。浸。漬。攻。刺。索。女。子。室。糜。潰。女。質。拔。其。禡。殼。後。之。凡。礫。植。以。馳。骨。女。悔。曷。及。今。我。之。牙。疏。芳。漱。清。吐。鮮。蘭。馨。乾。肺。弗。噬。腊肉。弗。嘗。白。鹽。赤。米。齏。汁。泔。淡。含。咀。天。和。康。女。以。居。女。實。子。依。子。不。女。虞。胡。弗。戚。乃。心。以。作。怕。淫。用。礪。折。女。家。以。離。子。之。輔。車。今。當。艾。尔。元。殘。尔。軀。劓。殄。滅。尔。種。尔。罪。有。餘。蠅。蚊。聞。言。蒲。服。頓。伏。脛。首。觸。地。仰。而。噓。天。嗷。咿。而。言。曰。微。生。罔。知。寄。命。先。生。匪。牙。曷。居。豈。其。弗。思。而。自。絕。于。居。傳。主。人。主。人。戮。我。以。罪。我。弗。敢。避。雖。然。願。得。一。言。而。死。死。且。不。朽。先。生。獨。不。聞。夫。獲。天。子。乎。天。子。驂。盜。駟。之。駟。服。翠。黃。之。乘。造。父。爲。御。西。游。瑤。池。觴。王。母。于。帝。臺。靡。非。娛。々。窮。年。歲。而。忘。歸。天。下。睢。々。如。烏。失。棲。造。父。大。諫。天。子。弗。聽。造。父。乃。埋。其。輪。而。朽。之。以。示。天。子。天。子。始。寤。疾。馳。而。還。則。半。四。海。之。諸。侯。已。委。贄。于。鵠。倉。民。

之庭矣。是謂僨車之轍。故其知者以造父為忘，不知者以為不恭。由今觀之，是耶非耶？今先生之生，四十有一年矣。心隨物遷，志與景赴，日復日，暮復暮，泯々然，與草梗同腐，而不知隙駒之度。朝華迎霜，以為冥靈；蟪蛄吟秋，以為神龜。外彊中乾，奄為枯槁，而猶不覺為我。聞孔子大聖，四十不惑，聲律身度，求世作則。孟子四十而不動心，知言養氣，垂名至今。今夫先生之心，憤々怵々，飄若浮煙，言交于前，躁吉罔甄，氣憑于中。蓬勃燥天，激物動懷，以滑而魂者，日不知其幾矣。且夫四十無聞，君子耻之。先生閉門而坐，聞不離目，筆不離手，日著于言，而不章于人口，留之身後，以覆瓿，徒何為乎？女華術容，藻襟以夸，丹元冥迷，偷以為安。羅公知之，而不辰告，微生獨不能忍，且恚且悼，竊願有陳，而閉銅堅確，牢不可發，乃鑄

乃齧塌圻以出。不然，其得見於先生也。且先生之齒三十有四，而未嘗以之嚼大肉，齒後入芹藻葑菲，柔脆輒美，飴之以古，可使成膏。又惡用是三十二齒為哉？吾今遠慕造父，近效史魚，使先生因齒脫而知邁，感齒剛而知戒，日乾々乎，彌厥愆乎，以踵屬于聖賢乎，則走也。有功於先生多矣，乃不蒙賞，而以為戮言。未既，劉子惕然大寤，酌而醮之，書其言以自警。

楚客對

宋濂

宋子泛舟西上，夜泊彭蠡，寒蓬而坐，時長空無雲，明月皎然，孤照眾星，環列一一，可數。同舟有楚客者，忽指月問曰：日月一也，此何以有虧盈乎？宋子曰：不然也。月圓如珠，其體本無光，借日為光。背日之半常暗，向日之半常明。其常明者，正如望夕，初無虧盈。但月之去日，度數有遠近，人之觀月，地勢有

正偏故若有虧盈爾曰然則其有夜食奈何曰此爲地影之所隔也。月上地中而日居下地影既隔則日光不照其隔或多或寡故所食有淺有深。蓋地居天內如雞子中黃其形不過與月同大地與月相當則其食既矣。惟天之體廣漠無際然其圍徑之數及去地幾千萬里。巧筭者亦可以推之也。客曰。月之爲說既聞命矣。五星盈縮占者時有不合。此何以無定論乎。宋子曰。五星從黃道內外而行考其盈縮則於分段距度最宜精審。近代占天家於測景授時之法誠可謂度越前古至於星占則微有不同耳。如辛亥歲正月乙酉朔火當躔房五度彼則謂在房之一度。二月辛巳火當入斗初度彼則謂在三月己丑正月己酉金木始當同度彼則謂在於乙巳。其後驗之天象所失昭然。若論水星距日之度盈縮之間終不踰二十三度半之外。彼則謂正月癸卯水躔斗十九度在晨疾段中較之日躔虛六度己距二十七度。此尤所未解。然天道未易言必得明理之儒如許衡者出正之可也。客曰。星曆之學儒者亦在所講乎。宋子弗答。趣侍史具衾入舟而寢。

補余氏潮汐對

童軒

古人之論潮汐者多矣。或言氣之升降。或言地之喘息。或謂神馱出入。或謂地勢浮沉。臆說紛紛。訖無定論。惟唐人盧肇嘗著海潮一賦。以謂潮之往來與係於日。世頗以爲近理。至宋儒余氏黻獨覺其非。而其論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月之所臨水往從之。故月臨卯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彼竭此盈。往來不絕。皆係於月。不係於日。何以知

其然哉夫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非謂遠於日也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去來亦合沓不盡非謂近於日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又天地之常數也余氏此論可謂信而有徵矣然近時史氏伯璿則又譏其失曰所謂月之所臨水往從之則亦盧氏天旋入海日之所至水不可附之見也月所出之處不知去海凡幾萬里曾謂水有可以從月之理乎謂潮與月相應則可謂水往從月潮係於月則不可及其論朔望春秋潮之漲大則又歸之氣數然後知水之從月潮係乎月之說皆未得為通論也何則謂潮朔望則大兩弦則小似矣春陽中秋陰中潮當其時而極漲豈亦係於月乎非不通之論而何雖然史氏之論辨則辯矣然泥其迹而不察其理知其非而不信其是予於是慨夫余氏不能起而言也且月為陰象水為陰物陰類既同則必有相感相從之理是故方諸取水於月陽燧取火於日其與月之於海又孰為遠且近哉然取水而水盈取火而火灼者亦以其氣類相感耳易不云乎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曰應曰求曰從曰就言雖殊而理則一由是論之謂之從可也謂之應亦可也又奚必疑於從與應乎此予謂史氏泥其迹而不察其理也至若春秋之中而潮勢極大者蓋二月為卯卯支辰為鬼世謂月中有兔鬼之生必望月理或然也五行家癸水生於卯非以陽中之月母旺而子生乎卯為晝時故春分之晝潮必

異於他時也八月為酉酉之支元屬金月本金象故其色白而體虧盈又若可從革者理所同也五行家亦謂金能生水非以陰中之月金旺而水生乎酉為夜時故秋分之夜潮必盛於他月也此予謂史氏知其非而不信其是也大抵地之有海猶人身之有脉也海有潮汐猶脉之有息數也潮之生必從乎月猶脉之動必屬於肺肺於五行屬金潮必盛於五行之中脉必表於春秋之候脉至春則弦而外表秋則毛而上浮夏則洪猶潮平也冬脉實猶潮落也論至於此則潮之從月與夫盛於卯酉之月者天人之理一也

又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八連珠目錄

晉

陸士衡首十七

宋

徐鼎臣二首晏同叔一首宋公序一首劉貢父一首

國朝

宋濂五首王子充首十七

文獻通考卷一百四十八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八連珠目錄

宋 蘇軾 五言古詩

蘇軾 五言古詩 首宋文 首國文

晉 陸士衡

文翰類選大成卷第一百四十八

左長史上海李伯璽編輯

紀善慈谿馮厚校正

連珠類

晉

演連珠

陸士衡

臣聞日薄星迴穹天所以紀物山盈川沖后土所以播氣五行錯而致用四時違而成歲是以百宮恪居以赴八音之離明君執契以要克諧之會。

臣聞任重於力才盡則困用廣其器應博則凶是以物勝權而衡殆形過錫則照窮故明主程才以效業貞臣底力而辭豐臣聞驍俊之才世所希之臣園之秀因時則揚是以大人基

命。不擢才於后土。明主事興。不降佐於昊蒼。

臣聞世之所遺。未為非寶。主之所珍。不必適治。是以俊人之藪。希蒙翹車之招。金碧之巖。必辱鳳舉之使。

臣聞祿放於寵。非隆家之舉。官私於親。非興邦之選。是以三卿世及。東國多衰弊之政。五侯並軌。西京有陵夷之運。

臣聞靈輝朝覲。稱物納照。時風夕灑。程形賦音。是以至道之行。萬類取足於世。大化既洽。百姓無匱於心。

臣聞頻網探淵。不能招龍。振網羅雲。不必招鳳。是以巢箕之叟。不眇丘園之幣。洗渭之民。不發傳於夢。

臣聞鑿之積也。無厚而照。有重淵之深。目之察也。有畔而眇。周天壤之際。何則。應事以精。不以形。造物以神。不以器。是以萬邦並樂。非悅鐘鼓之娛。天下歸仁。非感玉帛之惠。

臣聞積實雖微。必動於物。崇虛雖廣。不能移心。是以都人治容。不悅西施之影。乘馬班如。不輟太山之陰。

臣聞應物有方。居難則易。藏器在身。所乏者時。是以充堂之芳。非幽蘭所難。繞梁之音。實繁絃所思。

臣聞智周通塞。不為時窮。才經夷險。不為世屈。是以陵鱗之羽。不求反風。曜夜之目。不思倒日。

臣聞忠臣率志。不謀其報。貞士發憤。期在明賢。是以柳莊黜殯。非食瓜衍之賞。禽息碎首。豈要先茅之田。

臣聞利眼臨雲。不能垂照。朗璞蒙垢。不能吐輝。是以明哲之君。時有蔽壅之累。俊乂之臣。屢抱後時之悲。

臣聞郁烈之芳。出於委灰。繁會之音。生於絕絃。是以貞女要名於沒世。烈士赴節於當年。

臣聞良宰。訟朝不必借威。貞臣衛主。脩身則足。是以三晉之強。屈於齊堂之俎。千乘之勢。弱於陽門之哭。

臣聞赴曲之音。洪細入韻。蹈節之容。俯仰依詠。是以言苟適事。精麤可施。士苟適道。脩短可命。

臣聞因雲灑潤。則芬澤易流。乘風載響。則音徽自遠。是以德教俟物而濟。榮名緣時而顯。

臣聞覽影偶質。不能解獨。指跡慕遠。無救於遲。是以循虛器者。非應物之具。翫空言者。非致治之機。

臣聞鑽燧吐火。以續燭谷之晷。揮潮生風。而繼飛廉之功。是以物有微而毗著。事有瑣而助洪。

臣聞春風朝煦。蕭艾蒙其溫。秋霜宵墜。之蕙被其涼。是故威以齊物。為肅德以普濟。為弘。

臣聞巧盡於器。習數則貫。道繫於神。人亡則滅。是以輪匠肆目。不之奚仲之妙。瞽叟清耳。而無伶倫之察。

臣聞性之所期。貴賤同量。理之所極。卑高一歸。是以准月稟水。不能加涼。晞日引火。不必增輝。

臣聞絕節高唱。非凡耳所悲。肆義芳訊。非庸聽所善。是以南荆有寡和之歌。東野有不釋之辯。

臣聞尋煙染芳。薰息猶芳。微音錄響。操終則絕。何則。垂於世者可繼。止乎身者難結。是以玄晏之風。恒存動神之化。已滅。

臣聞託闇藏形。不為巧密。倚智隱情。不足自匿。是以重光發藻。尋虛捕景。大人貞觀。探心昭感。

臣聞披雲看霄。則天文清。澄風觀水。則川流平。是以四族放而唐劬。二臣誅而楚寧。

臣聞音以比耳爲美。色以悅目爲歡。是以衆聽所傾。非假百里之操。萬夫婉變。非俟西子之顏。故聖人隨世以擢佐。明主因時而命官。

臣聞出乎身者。非假物所隆。牽乎時者。非克已所勗。是以利盡萬物。不能奪童昏之心。德表生民。不能救棲遑之辱。

臣聞動循定檢。天有可察。應無常節。身或難照。是以望景揆日。盈數可期。撫臆論心。有時而謬。

臣聞傾耳求音。恥優聽苦。澄心徇物。形逸神勞。是以天殊其數。雖同方。不能分其感。理塞其通。則並質不能共其休。

臣聞遁世之士。非受匏瓜之性。幽居之女。非無懷春之情。是以名勝欲。故偶影之操。矜窮愈達。故凌霄之節。厲。

臣聞聽極於音。不慕鈞天之樂。身足於蔭。無假垂天之雲。是以蒲密之黎。遺時雍之世。豐沛之士。忘栢撥之君。

臣聞飛轡西頰。則離朱與矇眴。收察懸景。東秀則夜光與玳瑁。匿耀。是以才換世。則俱困。功偶時。而並劬。

臣聞示應於近遠。有可察。託驗於顯微。或可包。是以寸管下俟。天地不能以氣欺。尺表逆立。日月不能以形逃。

臣聞絃有常音。故曲終則改。鏡無畜影。故觸形則照。是以虛已。應物必究。千變之容。挾情適事。不觀萬殊之妙。

臣聞祝啟希聲。以諧金石之和。鞀鼓踈擊。以節繁絃之契。是以經治必宣其通。圖物恒審其會。

臣聞目無嘗音之察。耳無照景之神。故在乎我者。不誅之於已。存乎物者。不求備於人。

臣聞放身而居。體逸則安。肆口而食。屬厭則克。是以王鮪登

姐不假吞波之魚。蘭膏停室。不思銜燭之龍。

臣聞衝波安流。則龍舟不能以漂。震風洞發。則夏屋有時而傾。何則。牽乎動則靜疑。係乎靜則動貞。是以洛風大行。貞女蒙治容之悔。淳化殷流。盜跖挾魯史之情。

臣聞達之所服。貴有或遺。窮之所接。賤而必尋。是以江漢之君。悲其墜履。少原之婦。哭其亡簪。

臣聞觸非其類。雖疾弗應。感以其方。雖微則順。是以商飈漂山。不興盈天之雲。谷風乘條。必降彌天之潤。故閭於治者。唱繁而和。寡審乎物者。力約而功峻。

臣聞煙出於火。非火之和。情生於性。非性之適。故火壯則煙微。性充則情約。是以殷墟有感物之悲。周京無佇立之跡。

臣聞適物之技。俯仰異用。應事之器。通塞異任。是以鳥栖雲而繳飛。魚藏淵而網沉。實鼓密而含響。即留踈而吐。

臣聞理之所守。尋所常奪。道之所閉。權所必開。是以生重於利。故據圖無揮劍之痛。義貴於身。故臨川有投跡之哀。

臣聞通於變者。月約而利博。明其要者。器設淺而應玄。是以天地之隨。該於六位。萬殊之曲。窮於五絃。

臣聞圖形於影。未盡纖麗之容。察火於灰。不覩洪赫之烈。是以問道存其人。觀物必造其質。

臣聞情見於物。雖遠猶踈。神藏於形。雖近則密。是以儀天步。器而脩短。可量。臨淵撥水。而淺深難察。

臣聞虐暑熏天。不滅堅冰之寒。涸陰凝地。無累陵火之熱。是以吞縱之彊。不能反蹈海之志。漂櫓之威。不能降西山之節。臣聞理之所開。力所常達。數之所塞。威有必窮。是以烈火流。

金不能焚景沈寒凝海不能結風
臣聞足於性者夫損不能入貞於期者時累不能滯是以迅
風陵雨不謬晨禽之察勁陰殺節不凋寒木之心
宋

演連珠

徐鼎臣

道不可以權行終則道喪情不可以苟合必則情踈是以兵
諫受君君安而忠敬已失同舟濟險險夷而取捨自殊運不
常偶體道者無憂時不常來抱器者無滯是以霜露既降得
來不易其貞弓矢載臺董澤不踰其利

又

晏同叔

時平怨合秉均者續隱於幾先還極道消享位者譽隆於事
外是以房柱之息勸莫無迹可尋鄭裴之退黜居多其名

益大普新汾陽

又

宋公序

山有獲梓之材居小莛草而舍田有禾稷之實力田者半菽
而飽既有驥驟之木掌旣者羸服而步此所謂役於物者智
不建乎物也無太者有華袞之蔭無田者有嘉穀之亨無
者有上駟之御此所謂役物者智包乎物也故君子逸於用
德小人勞於用力

又

劉貢父

蓋聞說道取勝得以暫用懷惡致計不可是故以桀詐
桀可容於徽華用燕伐燕不足以相服

國朝

演連珠

劉基

蓋聞空谷來風谷不與風期而風自至深山囿水山不與木約而木自生是故福不可徼德盛則集功不可幸人歸則成蓋聞志大業者必擇所任抱大器者必擇所投是以梁江湖不取螭殘之木釣鯨鯢不適兩盈之溝

蓋聞急雨之漲可以決山及其息也得坻則止怒馬之奔可以超壑及其憊也歷坎而瘠是以長平之威報在鉅鹿會稽之勝終于姑蘇

蓋聞身無恒守勢窮則屈心無定主情急則親是以失時之言每多謙已墮井之呼不暇擇人

蓋聞石不亂玉惟城劫為能亂玉梟不混鳳惟鸛鷄為能混

鳳故妖聲治色君子遠之必嚴僞行辯言聖人懲之必痛
蓋聞鑒能照物翳之以塵則不可照水能澣物滄之以泥則
不可澣故身明明斯可以使人明明政綏綏不可以責人綏之
蓋聞神龍未雲湧淵淪而無悶凡魚得水罾網罟而莫知是
故聖哲識時以遠悔吝愚蒙競利以冒傾危

蓋聞物無全材適用爲可材無棄用擇可惟長故一目之人
可使視準五毒之石可使潰瘍是以穰苴治師智勇貪愚咸
宜其任公輸構厦棟梁枅枌各得其良

蓋聞神龍可豢而不能使之去水飛黃可駕而不能使之捕
狸是故舍人之能而強之以其所不能則叛奪人之好而遺
之以其不好則離

蓋聞民情本質文過則僞人道本直慮佚則傾是故聖人制
禮因自然之序哲士用智利不息之貞

蓋聞觀形于聲未必見形求實于名未必得實是故飄風不
可以調宮商巧婦不可以爲家室

蓋聞物有甘苦嘗之者識道有夷險履之者知是以宴安日
久詰戎兵而聽者忽忽老成人喪語典刑而聞者嗤嗤

蓋聞物無專美用之者貴人有異欲諧之者從故冠纓不可
以服鹿而鞮鞞不可以馭龍是以合抱之松無庸於崢人之
國若甕之鹵見棄於裸體之邦

蓋聞千斤之象不惴希而惴鼠三寸之蝎不蠹棘而蠹松是
以制必取其所畏防必究其所容故能不震而威于斧鉞不
勞而固于垣墉

蓋聞國不自富民足則富君不自彊士多則彊故媚嫉之人

庸則士隱而君獨培克之吏進則民夷而國傷

蓋聞春原之草拔盡復生夏厨之蠅驅去還集故時未至不可以彊爭勢方來不可以力戢是以善撲火者不迎其煙善防水者不當其急

蓋聞萬物並育不齊其用而各有用五氣迭運不同其功而皆成功故良珠夜光不假燄于明燭秋華發彩不爭榮於春風蓋聞魚無定止淵深則居鳥無定棲林茂則赴故以道養賢則四方之民聽聲而來以德養民則四方之賢望風而慕蓋聞剔大蠹者木必斲去大姦者國必傷是故剖腹澣腸不如無病決蹠解腕不若豫防

蓋聞日月勞其軀而寒暑成君相勞其心而天地位是故宵衣旰食大舜所以致其憂手胼足胝神禹所以忘其貴

蓋聞仁暴殊途非暴無以為人之啓怨恩異路非怨無以為之恩之資是以赤日流金嘉樹之陰穆若玄冰裂石春陽之德煦而

蓋聞制萬變者在乎專察萬微者在乎定故衆輻寄身于一轂而衆物納形于一鏡是以人心無貳而鬼神不違王言如綸而兆民悉聽

蓋聞勢有所格則小柔可以服大力形有所格則大猛不能破小堅是故食人之虎不能吞一蝟牽羊之綆可以御九獬蓋聞太陽未升燭火與流螢並照繁霜未降薜花與小草同妍是以蛟蜃之市不可以稱有國穉穉之秋不可以言有年蓋聞冬華之木春不必實早慧之子年不必壽故良工鑄金忌其踴冶智士懷材貴乎藏秀

蓋聞植善傾惡天道之定好安惡危人性之常是以順天之道則人歸而王逆人之性則天怒而亡故伐罪弔民而周祚延于孫子興祿樹怨而秦禍發于蕭牆

蓋聞拂雲之松生于一豆之實聳壑之石穿于一絲之溜是以忽細事者禍必盈輕小敵者亡必驟

蓋聞善賈者不壅其貨善治者不壅其民故政壅則奸生于國氣壅則瘍生于身是以山澤不壅而雨暘時若天地不壅而人物皆春

蓋聞大明普照鼯鼠惡其眯目毒霧揚氛蝮蛇喜其得時是以堯舜至仁而三苗不服桀紂極惡而多罪皆歸

蓋聞執駭馬者不與並逐救危舟者不與同誼是故止闔而平其氣則爭可息聽訟而平其心則事不寃

蓋聞剪紙爲牆不可止暴搏沙爲餅不可療飢故始之之言終非實惠僕之之拜徒爾多儀

蓋聞時有未至非力所及情有未孚非言可親是以見疑之璞三獻而取則足不鳴之鳥三年而後驚人

蓋聞人非大聖鮮有全材君欲任賢當如用器惟能避短而庸長乃克奏功而濟事是故驕駟駟以之運磨不若蹇驢之能干將莫耶以之刈草不若鈎鎌之利

蓋聞俗有厚薄運有廢典故去僞就真者盛之兆捨實徇華者衰之徵是以豔舞妖歌末世所好奇妓淫巧先王所懲

蓋聞理亂絲者必疑其志治亂國者在定其趨是故三軍一心劍閣可以攻拔四馬齊足孟門可以長驅

蓋聞能盈而不能謙者雖成必隳知進而不知止者雖得必

失是故附羸以升高而枯蠟蚘以任重而躓

蓋聞百壘之市不畜噬犬八家之井不畜舐牛是故士有悍婦則良友不至國有妬臣則賢士不留

蓋聞蛭螻之藪神龍不棲蒿菝之區嘉穀不植故秦庭虎視而芝歌逸響于商山周澤鴻鳴而紫氣流光于西極

蓋聞物有準則心爲權衡非定靜之有素必紛拏而起爭是故坐舟視星當察其肩轉執斗較斛當審其孰平

蓋聞奔馬之輪拳石礙之而格迅川之水束草拔之則凝是以一星見變能使九服同災一脉爽和能使百體俱病

蓋聞淵之深者流必緩聲之大者響必悠是故政以漸成則民不駭俗以漸變則功不偷

蓋聞植嘉穀必以糞壤鑄洪鐘必以土型故物無必賤而賤不可輕是以海納汚然後成其大君納衆然後保其榮

蓋聞大器非一人之私大事非獨力所建是故利不及衆所以起天下之爭爵不求賢所以萃天下之怨

蓋聞心有所憂當儆於事事有所害當慎於爲故愚人畏病而常病智士防危而不危

蓋聞驕者誥之招故諂集而賢路塞暴者貪之使故暴用而怨府開是以榮夷操軸而若神之嚴棄社稷以如奔來革乘

權而如燬之室與珠玉以同灰蓋聞明鏡照膽不啓隴廉之顏長劍拄頤不稱佞僥之服是以狂歌之士遺世若草萊茹芝之老比身如鴻鵠

蓋聞嗜有所專則姦從而入畏有所屬則惑由之生故徇功利者不虞詭詐溺鬼神者獨覺形聲

蓋聞暴於物者衆志之所誅妨於衆者輿情之所疾是以虎
狼墮狝仁者見之而不憐枳棘當道行者過之而必詰
蓋聞截牛之角而呼爲豕則雖庸必駭染鷲之毛而指爲鴉
則雖愚必疑故欺心之言秘足以招天下之怪掩耳之噪道
足以致天下之嗤

蓋聞甘雨祈祈不起斷根之木長風烈烈難行折舵之舟故
謂濱星隕孔明力殫于興漢洛都鼎震袁弘志屈于扶周
蓋聞天不掩賢而神人之道不昧君不忌言則上下之情無
蔽是故周史陳詩而八百其年秦令禁語而一二其世

蓋聞天下有道則貴者勞而賤者佚天下無道則貴者佚而
賤者勞是以張亮惟寅而萬姓協睦姻婭膺仕而四方繹騷
蓋聞無輿馬者不耻徒步無魚肉者不厭菜羹故性爲欲汨

則亂心爲物動則爭是以絕外交則可以守淡泊專內視則
可以全厚精

蓋聞虎之躍也必伏乃厲鵠之舉也必拊乃高是故學必潛
心然後可以有得藝能時習然後不爲徒勞

蓋聞龍涎螺甲以臭爲香苦鹵酸梅用爽作味是以五氣交
感善調則收駿功五材相成善用則獲美利

蓋聞穴蟻不知飄風巢鳥不知湧溜是故闕闕之子患不識
稼穡之艱難山林之士患不識禮法之去就

蓋聞方石不可以爲磨直木不可以爲輪故至情有時而當
德正論有時而不陳是以明夷利貞箕子以之虜已危行言
孫尼父以之誨人

蓋聞大身不以有鼎鼎而棄釜蠶大祭不以有犧牲而遺鷄

醢是故馬服將趙而破秦用許歷之言子房佐漢而勝楚由董公之啓。

蓋聞夔屈求伸非終於屈龍潛或躍匪固于潛是故勾踐事吳乃成姑蘇之舉夷吾佐霸曷問檻車之嫌。

蓋聞陰陽之用道妙所憑剛柔之變鬼神所執故陽有闔而陰有開剛可潰而柔可立是以玄冥凜冽而水結成冰赤燁燔炎而金流爲汁。

蓋聞以殺止殺聖人之不得已以暴易暴悍夫之無所成故牧野倒戈而三軍之役不再陰陵失路而百戰之功盡傾。

蓋聞知風莫過於老駝識路莫逾於老馬是以家有老僕則故物不委諸途國有老臣則舊章不求之野。

蓋聞道有窮通非智可勝名有得喪非力可成故無願乎外不必其身之終諒無求於物不必其言之果行。

蓋聞譎不可恃人覺則窮偽不可長情見而極是以剪綵爲地不可以受風雨畫布爲函不可以當戈戟。

蓋聞侏儻之舌可習而變矇瞶之目難滌而明故教可行於質近而道難化乎性成是以御龍之智不能訓猿以禮神農之聖不能服豕而耕。

蓋聞有形之器欲虛惟虛則可以納理無形之理欲實惟實則可以充器是故性無不誠然後能明一心無不明然後能應萬事。

蓋聞救天下之紛之者不拘細故成天下之亶之者不矜小功是故剗爛肉不爲利刃貫髀體不爲良弓。

蓋聞積倉之家獨喜凶歲舞法之吏不樂清朝故民由此困

而俗由此澆是以去奢尚儉明君所以弭邪侈澄心省事哲
王所以清煩囂

演連珠

王子充

臣聞圓穹垂象列宿昭符北辰天樞至尊而不動中宮天極
泰乙之常居是以人君居正所以建皇極王者宅中所以恢
帝圖

臣聞人之於物最為含靈聖之於人尤稱拔萃是以陰陽至
妙而聖人之能運陰陽天地至大。而聖人之能位天地道有
隆汙。惟聖人易汙而為隆。世有治亂。惟聖人反亂而為治。
臣聞聖不自聖。學焉是資。說命肇遜。敏之告周。頌載緝熙之
辭。是以廣廈細氈。引文儒而共講。左圖右史。合古訓其奚師。
臣聞製器者兢之業。用訖于有成。奉器者洞洞。屬屬乃保

其無虞。是以天下大器不易于圖。祖宗經營百年而不足于
孫。蠶器一日而有餘。

臣聞臣有盡言必因君之善聽。君將致理必賴臣之忠告。蓋
下之於上所要則微。上之於下所求宜篤。是以堯問衢室。公
陋之謀。是咨舜訪。總章勗堯之語。俱錄大禹一饋而十起。周
公一沐而三握。

臣聞以寡就衆。察有不偏。以廣就約。知無不真。何則一人以
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一人。是以居人上者雖獨必慎。
御群下者無微不親。

臣聞赤子無它欲而必遂。其所有欲。赤子有不言而必會。其
所無言。是以聖人之宰萬民。務在通其志。聖人之制萬物。貴
乎全其天。

臣聞上天至公四序以成秋霜肅殺而木不怨落春風長養而草不謝榮是以聖王御世使民不矜涵之以德義不知其為惠鱗之以法律不知其為刑

臣聞事以順為便物以適為安為損賜者非負之而升木為魚德者非挈之而入淵是以夏蠲冬繇民不以為怨春貸秋賦民常以為恩

臣聞網以綱為總服以領為尊綱舉而目自張領振而裔乃循是以道者政之領聖人修道不修政吏者民之綱聖人治吏不治民

臣聞調弓者必弛張其弦鼓琴者必推移其柱是以因時制宜將以通於俗觀變立法不徒泥於古三王殊事名施於後世五帝異道德覆於天下

臣聞竹律九寸可以推七十二候之氣運玉衡八尺可以驗九千萬里之天行是以人君致治之具甚約天下歸化之效孔宏何則十世百世之理萬世之理萬人千人之情一人之情

臣聞以色物毛澤買馬而不論其足力則厩無絕地以大小徑廣售玉而不論其質美則篋無連城是以以德求士致士之實效以才取士得士之虛名

臣聞尺有所短寸有所長攻其短則天下無全才錄其長則人才皆大方是以蕭曹斗筭英布刑墨其質本可都將相伯夷蹈義揚朱履善其能不足位公卿

臣聞易重咸恒詩首閔睢陰教者天倫之模範內治者王化之權輿是以周家致理大姒之德既盛漢室構亂呂氏之行

元汗

臣聞君子無幸而有不幸小人有幸而無不幸是以福善禍

淫者天道之常好善殃惡者民彝之秉
臣聞見禮而知政聞樂而知德是以觀世運隆汗視文章為
準則和平渾厚質實壞贍驗治道之方昌夸浮纖靡詭恠文
離察政理之斯數

文翰類選大成卷百四十八終

